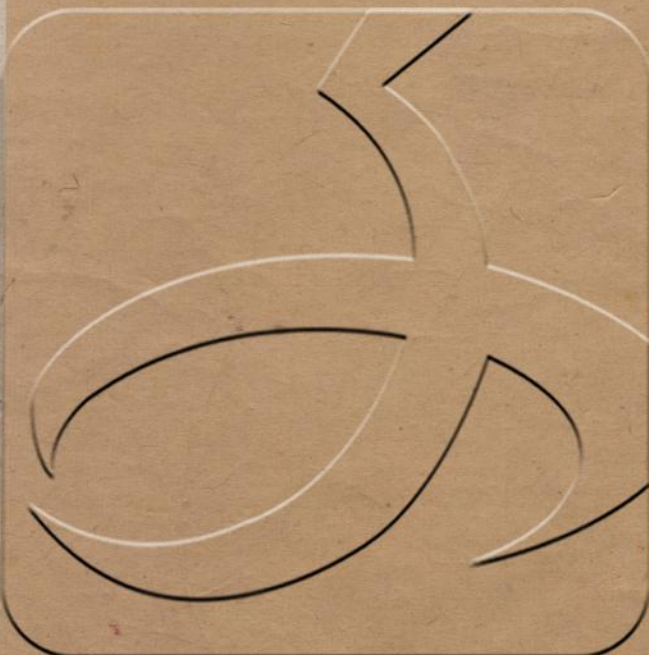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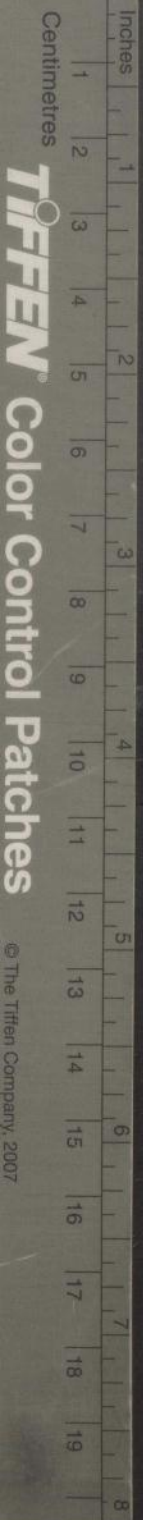


內簡尺牘編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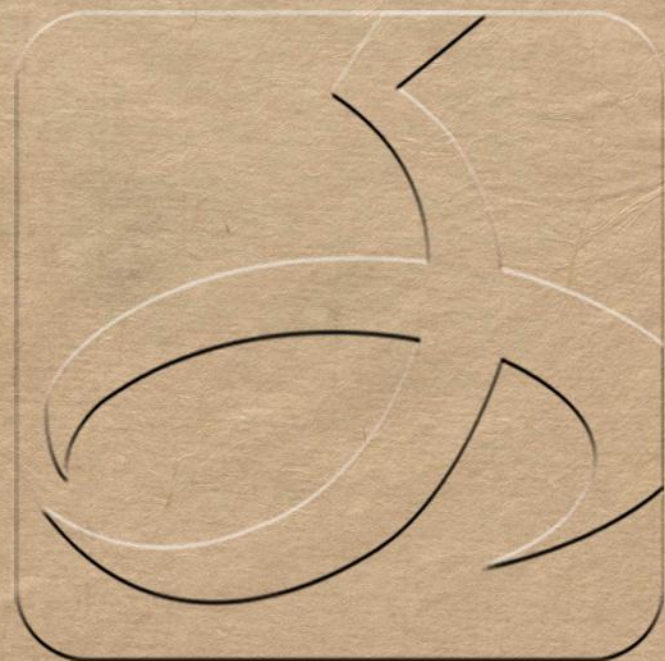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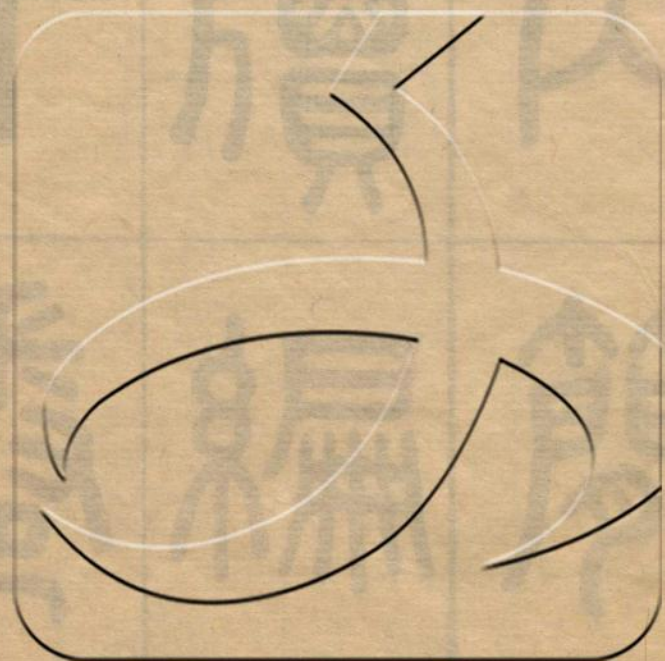
97.451
5339
=23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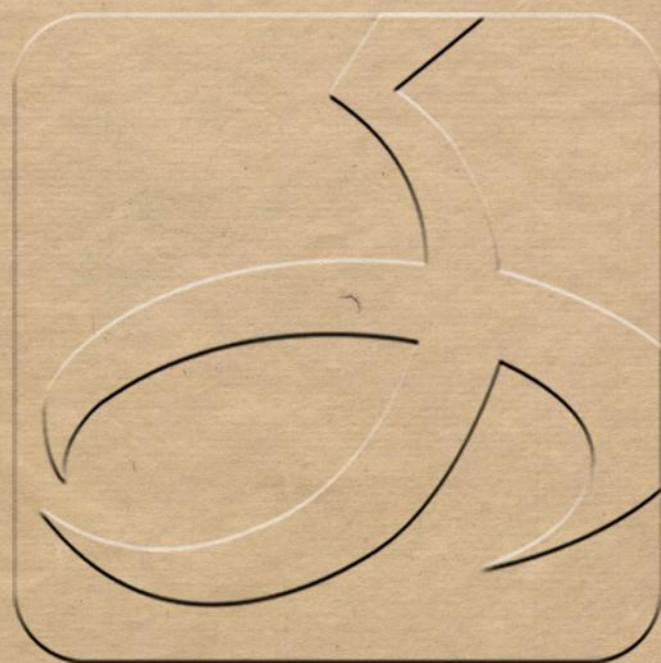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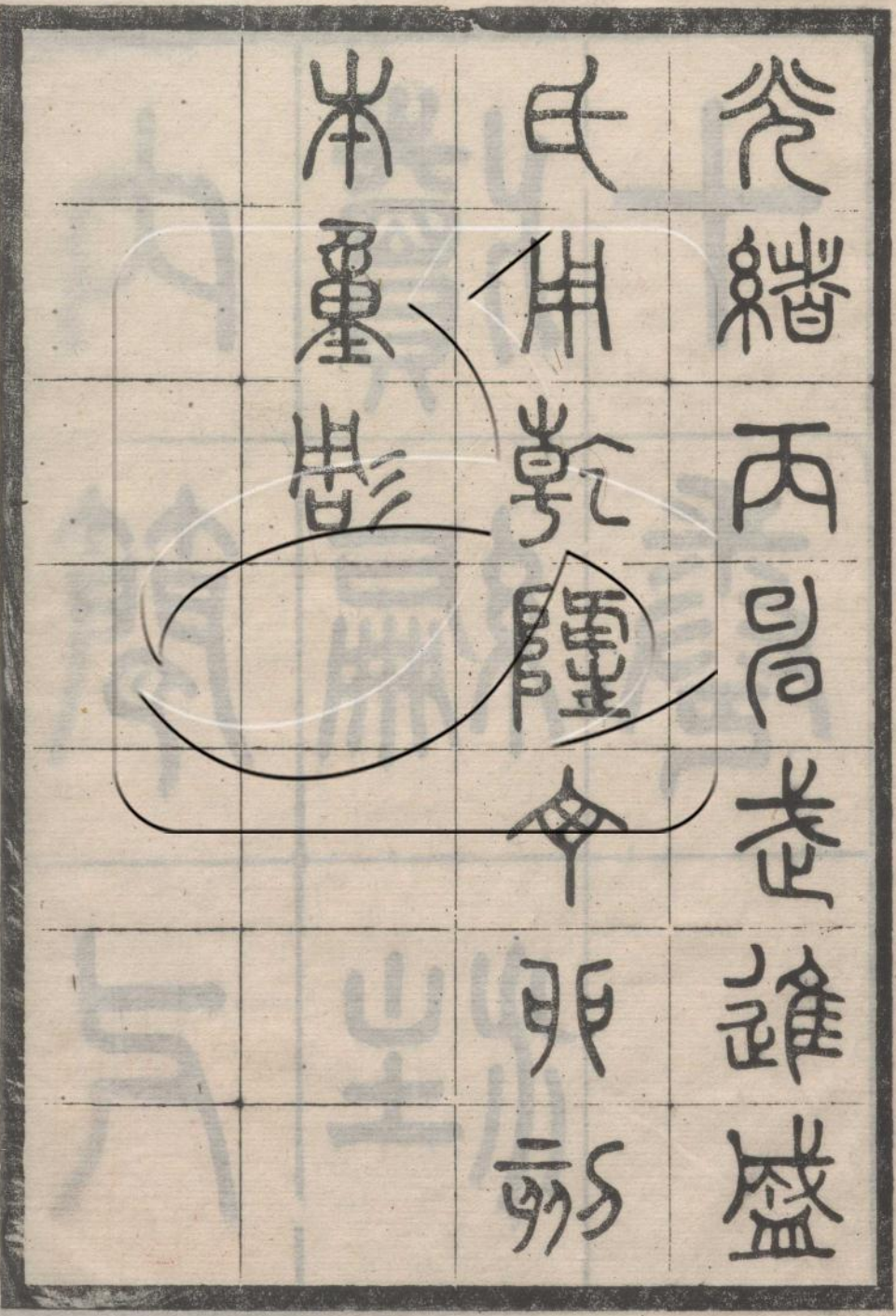
十	牘	內
夔	編	簡
灑	灑	尺



卷緒丙昌卷誰盛

氏用乾陸今卯卯

本墨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七

內簡尺牘編注十卷

宋孫覲撰其門人李祖堯編併為之注覲所撰鴻慶集自二

十七卷至五十卷皆書帖謹按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至四

十卷皆書帖即大全集卷第然參校此本時有不同如此本

載與信安郡王孟仁仲帖二十二首集本皆不載集本四十

六卷內有與孟仁仲郡王帖一首復與此不符又此本載與

葉左丞少蘊帖一首與集本第四十五卷所載與葉少蘊資

政帖三首四十六卷所載與葉左丞帖一首亦復各別蓋祖

堯據手彙編之故時有出入至其注中多取覲自著詩文以

資考證如第三卷與周表卿侍郎第五帖注引覲集謝吏部

侍郎兼權直學士表集本乃無此篇第七卷與常守徐計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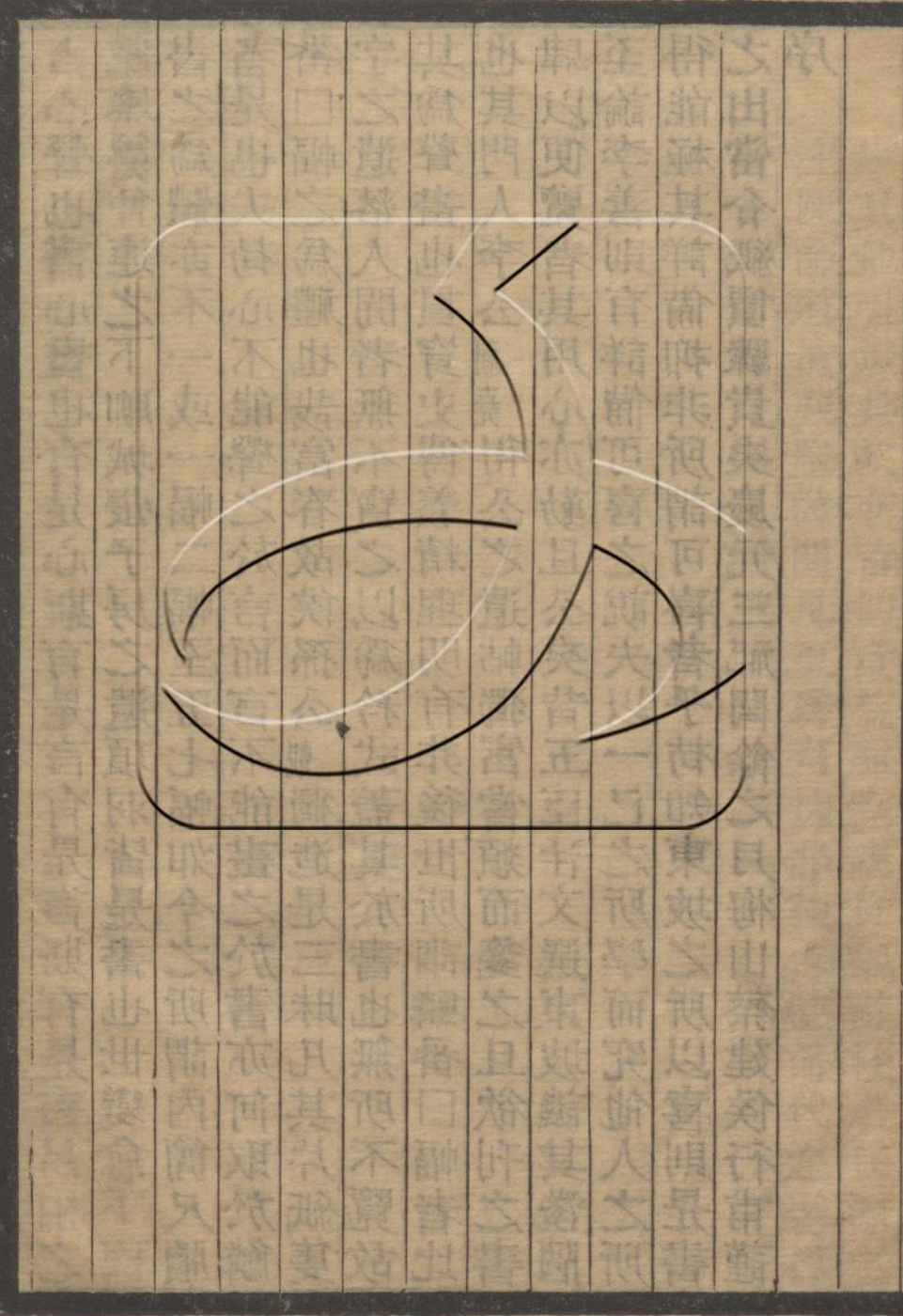
第五帖注引覲集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云清智大師普瓚
既至始改號資聖集本三十一卷載此文乃脫清智大師四



字其他引證典故亦皆切實蓋祖堯親從覲游較之任淵之
注陳師道黃庭堅詩聞見更爲有據非後人注前代之書摸
索影響者所可同日語云

虞集手書論文苑雜著
宋書卷一百九十五
世說新語卷下
東坡志林卷十
蘇東坡詩集卷四
蘇東坡詩集卷五
蘇東坡詩集卷六
蘇東坡詩集卷七
蘇東坡詩集卷八
蘇東坡詩集卷九
蘇東坡詩集卷十
蘇東坡詩集卷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十三
蘇東坡詩集卷十四
蘇東坡詩集卷十五
蘇東坡詩集卷十六
蘇東坡詩集卷十七
蘇東坡詩集卷十八
蘇東坡詩集卷十九
蘇東坡詩集卷二十
蘇東坡詩集卷二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二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二十三
蘇東坡詩集卷二十四
蘇東坡詩集卷二十五
蘇東坡詩集卷二十六
蘇東坡詩集卷二十七
蘇東坡詩集卷二十八
蘇東坡詩集卷二十九
蘇東坡詩集卷三十
蘇東坡詩集卷三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三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三十三
蘇東坡詩集卷三十四
蘇東坡詩集卷三十五
蘇東坡詩集卷三十六
蘇東坡詩集卷三十七
蘇東坡詩集卷三十八
蘇東坡詩集卷三十九
蘇東坡詩集卷四十
蘇東坡詩集卷四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四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四十三
蘇東坡詩集卷四十四
蘇東坡詩集卷四十五
蘇東坡詩集卷四十六
蘇東坡詩集卷四十七
蘇東坡詩集卷四十八
蘇東坡詩集卷四十九
蘇東坡詩集卷五十
蘇東坡詩集卷五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五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五十三
蘇東坡詩集卷五十四
蘇東坡詩集卷五十五
蘇東坡詩集卷五十六
蘇東坡詩集卷五十七
蘇東坡詩集卷五十八
蘇東坡詩集卷五十九
蘇東坡詩集卷六十
蘇東坡詩集卷六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六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六十三
蘇東坡詩集卷六十四
蘇東坡詩集卷六十五
蘇東坡詩集卷六十六
蘇東坡詩集卷六十七
蘇東坡詩集卷六十八
蘇東坡詩集卷六十九
蘇東坡詩集卷七十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有是心斯有是言有是言斯有是書呂相之
絕秦魯仲連之下聊城張子房之遺項羽皆是書也世變愈下而
書之爲體亦不一或一幅二幅至五七幅如今之所謂內簡尺牘
者是也夫苟心不能聲之於言而言不能畫之於書亦何取於鱗
番□幅之爲禮也哉富春故侯孫公覲獨造是三昧凡其片紙隻
字之遺落人間者無不寶之以爲矜式蓋其於書也無所不覽故
其爲聲畫也貫穿史傳義精理明有非後世所謂鱗番□幅者比
也其門人李公祖堯得公之遺帖獨富嘗類而箋之且欲刊之書
肆以便覽者其用心亦勤且公矣昔五臣注文選東坡譏其淺陋
至論李善則有詳備可喜之說夫以一己之所學而究他人之所
得能極其詳備抑非所謂可喜者乎苟知東坡之所以喜則是書
之出當令紙價驟貴矣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甫謹
序



宋尚書晉陵孫覲仲益生值國故更事徽欽高孝四朝為文章容
 與詳贍淹賅眾體於時廬陵南豐眉山諸老相繼徂謝仲益趾其
 後號作家所著鴻慶集行世久異時有議重鋟者格於物論而止
 仲益高官大年國史無傳略散見南遷帝紀中而世復佚其遺文
 君子徵時運迹事變考論其所致然未嘗不為之徬徨沈吟搯腕
 太息獨其緒餘有尺牘十卷明中葉再三刻成化辛丑仲益十一
 錢尚書溥序嘉靖丁巳建陽守顧名儒刻自為跋萬曆庚辰淮陽學政
 澐水李時成刻姚江葉逢春序於今僅存版
 亦湮矣梅里蔡氏子弟風尚好古屬者初篁理故帙憫斯牘之傳
 不廣又病夫淺人者詭言門人夾注滄漏乃與諸大阮體乾登復
 用謙謀手釐而版行之於是用謙起為約尅日從事而吳門張蔭
 嘉以社會來集與勞焉刊正裏補捷鈔接校首尾纔五十日注本
 定諸子辱與予習每稿冊成趣以眎予予憚其敦促勤而樂其周
 審驚歎其脫手何敏也予惟考古之用博矣必有所託以行是譚
 譚者簡畢贍技諸子奚擇而主是西漢之季子雲子駿著作傾當

時尚論者盱衡與效於其人其文參進退焉君子立言行世本末
重輕有辯之者諸子奚擇而主是曰無他也適觀焉適傳焉且傳
亦非一端而已傳之而有與為幸或有以為懼幸與懼殊趣而勸
懲出仲益尺牘之傳幸耶懼耶庸詎知行世之非以持世耶予曰
諱得之矣乾隆十有二年丁卯春二月月吉山倉浦起龍敘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目錄

○卷之一計限三首

與信安郡王孟少傅二十二首

與汪左丞三首

與葉左丞三首

與張右丞二首

與胡樞密三十五首

○卷之二

與胡樞密二十五首

與楊樞密五首

與路樞密四首

與何樞密三首

與莫內翰八首

○卷之三尚書十三首

與宮使李尚書十三首

與張尚書五首

與胡尚書六首

與致政楊尚書二首

與張侍郎八首

與周侍郎九首

○卷之四

與宋侍郎三首

與張侍郎十首

與向侍郎二首

與五九兄提舉六首

與石提舉

與鎮守劉侍郎二首

與平江守王侍郎十二首

○卷之五

與平江王守二首

與湖守趙中大夫三首

與常州吳守三首

與常守蘇右司六首

與常守陳檢討三首

與常守秦直閣二首

與常守王司諫十一首

○卷之六

與常守錢舍人三首

與常守虞龍圖七首

與常守直閣湯舍人三首

與台守曾郎中十首

與吉守王舍人六首

與衢守汪少卿五首

與秀守方學士三首

○卷之七

與蘇守季文三首

與常守強朝議五首

與常守徐訇議七首

與揚州榮守二首

與無為趙守四首

與鄭大資二十首

○卷之八

與范大卿

與朱直閣四首

與胡寺丞

與張郎中

與莫刪定十首

與紹興倅一姪刪定

與常州趙倅二首

與孫節推五首

○卷之九

與李推官

與常州張司理

與八十姪司戶

與祝宰得之二首

與朱宰守道三首

與章宰三首

與楊宰五首

與臨安王宰十一首

與張朝奉

與王朝議

與蘇朝議二首

與錢朝議三首

與吳江曾丞二首

與李主簿

與汪簿二首

與平江吳江林尉

與張提幹二首

與新恩孫學士二首

與李主管七首

○卷之十

與朱提宮二首

與巡檢李修武十三首

與李巡檢

與張省幹

與張宣幹三首

與胡制幹二首

與何排岸二首

與劉機官

與孫宣教三首

與莊宣教二首

與胡承務三首

與沈承務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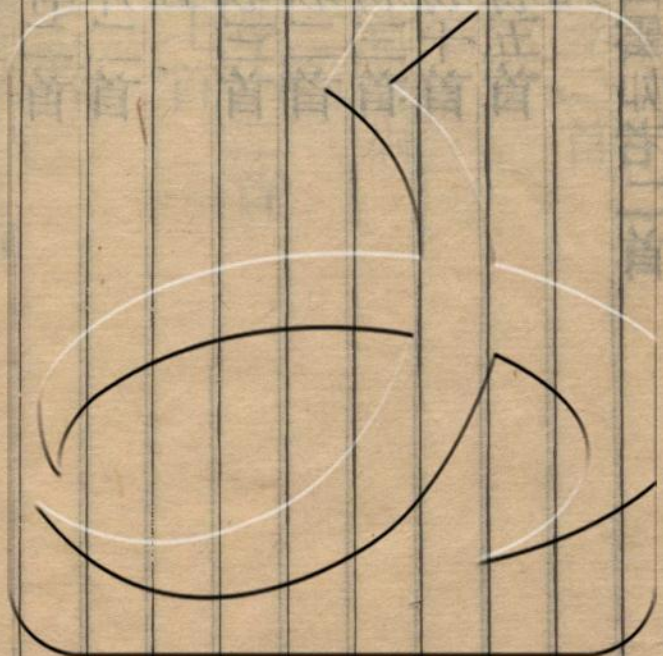
與鄒承務五首

與趙解元

與撫州白雲如老二首

與建康清涼交老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陽湖吳文郁江寧馬長儒太湖李毅求全校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一

晉陵孫覲仲益

門人李祖堯編注

錫山蔡焯敦復蔡龍孫初篁增訂

與信安郡王孟少傅

名忠厚字仁仲

十二首

伏聞制除出殿京口長城隱然與大江為襟帶而劉玄德孫仲謀之遺跡猶在也緩帶之餘持一觴以酌江月無愧於古人矣

增京口

建康實錄孫權於朱方築城因京口

長城潤州圖經潤州城號鐵甕城

孫劉遺跡

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其詩云緬

襟帶王子安滕王閣序

懷臥龍公

挾策事瑯琊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青瑣集潤州

甘露寺有楚醪美肯同心是也陸游入蜀記甘露寺在

鼎未分聊

把石世傳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

北固山有石世傳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

已往寺僧

輒取一石充數游客摩挲大息僧緩帶晉書羊祜傳

帶身不往笑按游在觀後而徐劉事大息僧緩帶晉書羊祜傳

側聆齋艦

次里門所冀一望履絢而高牙大纛刺使縣令負弩前

驅不敢以野服見區區此心必蒙貸簪

驅不敢以

野服見區區此心必蒙貸簪

區區此心必蒙貸簪

野服見區

區區此心必蒙貸簪

區區此心必蒙貸簪

區區此心

必蒙貸簪

必蒙貸簪

齋艦注見卷十履絢周禮赤纒黃纒青纒高牙大纛居

士畫錦堂記高牙負弩前驅漢書司馬相如傳大守以下郊迎

大纛不足為公榮負弩前驅漢書司馬相如傳大守以下郊迎

平原君子自負野服晉書張忠傳忠至長安符堅賜以冠衣

公以肺腑之親出當藩翰蕭望之出試馮翊以示大用之權輿謂

當臥護而已而治蹟藹然已隨舟車而東日仁詔追亟正台司以

福天下肺腑漢書作肺附劉何言災異封事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注

等以備肺附枝藩翰詩小雅板價人維藩太師蕭望之漢書本

葉宗子潘翰枝藩翰詩小雅板價人維藩太師蕭望之漢書本

左馮翊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

論意日所用皆少府民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

目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大用權輿東

造衡自權輿始造臥護晉書羊祜傳祜風於嗟乎不承權輿與廣韻

雅正以病使祐臥護諸將又紀瞻傳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

台司見南史柳慶遠傳從父兄世隆謂慶遠詩玉函瑤檢下台司

蒙索小詩豈敢自開外容抒思也公一世名王當有翰墨之士道

古今而譽盛德安用蒼蠅之聲出於蚯蚓窟中乎

抒思葛立方韻語陽秋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過有物敗之

而所謂亂思易也譽盛德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才俊滿前蠅

者言敗之易也譽盛德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才俊滿前蠅

伏蒙眷記存錄故交小團齋釀遣騎馳貺謹已下拜便欲牽課小

詩占謝而衰老廢學須小團齋釀遣騎馳貺謹已下拜便欲牽課小

小團歐陽公歸田錄茶品莫貴乎龍鳳團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每南郊致齋中書增齋釀東坡詩

樞密各賜二餅宮人縷金其上其貴重如齋增齋釀東坡詩

無敢食天子之命增牽課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無撚鬚

即日春序尚寒恭惟鈞候萬福某自聞弭節里門小邦窮陋王公

大人辱居之如某者藉令無一日之素猶當奔走爭先以快一觀

而廢瘡之餘懲艾既往見月而喘故獨在眾人之後尚冀寬貸未
賜訶詰

弭節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漢書司馬相如傳弭節徘徊

快覩唐書李渤傳渤字潛之元和初詔河南敦喻拾遺公朝廷士

見月而喘世說南宮武子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

某辭去十五六年見月則喘

中尤欲及公未還政路汲汲圖一見而類有物錮雷之竊自歎也

曳裾漢書鄒陽傳陽與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王濞以太子事

政路與丁察院啟堯薰舜釀謨明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尺

書亦不數至前甚愧即日祈寒恭惟鈞候萬福某已迫衰殘冰雪
之辰正宜杜門塞向以度窮臘終欲一詣屏著如約不敢復避矍
鑠之嘲也

齒髮變化昌黎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日復日夜復夜三

筋力為禮曲禮老者為禮

尺書古詩遺我雙鯉魚

屏著爾雅釋宮門屏之閒謂

約漢書項籍傳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

交泰之祥惟履茲穀

且入秉化鈞以福天下慰僉屬也某投畀荒僻亡繇陪賀

之後馳頌而已

陽復易傳一陽為復二陽為泰也

三微後漢書章帝紀春秋於春每

注三微者三正交泰周易泰卦象傳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也始萬物皆微交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穀旦陳風東門詩穀旦於朝化鈞漢書鄒陽傳聖王制之上劉允濟天賦周入絃投昇詩卷伯投昇有昊是時仲益方出居而化育籠四海以陶鈞象郡陪賀宋書魏晉冬至日百僚稱賀也

羊麪輒馳獻為公踐長之壽溪毛潢潦可薦於王公殆謂此耶尚冀一笑領此意也

踐長王燭寶典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極南影長陰陽影長一丈三尺夏至影長五尺有餘毛潢潦左傳隱二年澗溪

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方遣狀未徹牙兵傳教具審大雪鈞侯萬福寒冽如許研冰筆凍重以衰憊起酬累紙重問之貺當以疏慢獲譴也

起酬鳥集巖幽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開口反自羞鬼神伯嘲詠造化皆停雷天公怪兩鳥各提一處因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愈尤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朱子云此詩為己與孟郊作葛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

黃封名酒寵綬流落為林下之光俚俗經此時序問餉紛然占報不盡銘藏之意

黃封酒東坡集杜介送魚詩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尾魚又次韻穆父馬上寄穎叔詩多買黃封作洗泥

林下宋之問詩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春酒萬年

某去歲迎拜梓宮於城東三十里外執事舟楫在馬望見前驅冀得伏謁道左而弓戈塞路泥潦沒馬勢不能前退坐叢祠中又欲具一書而上雨旁風亦不復果瞻仁太息而已

梓宮宋高宗紀紹興十二年遣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

伏謁漢書韓嫣傳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

向聞秉樞筦日佗廷告遂正宰席雖不如所料然鍾山故國六朝陳跡尚班然南北解仇江皋徹警卓蓋頌客酒酣援筆賦潮打空

城之句亦一快也距門牆咫尺而聲問不接者兩時衰病之狀想已厭聞不復汗簡牘也即日冬序晏溫共惟鈞候萬福某病餘亦復上文已訴病狀矣支離猶未堪造請之役歲晏當伏謁門下

樞筦 南史周捨傳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筦 **廷告** 塵

徐靈 發於山因立蔣侯祠故號鍾山漢末金陵尉蔣山元帝討賊戰

年有 紫雲晨見王謙之丹 **六朝** 年東晉十六朝一帝一百四主五十六

陽記 蔣山其形象龍云 **已歸** 新雨露六朝空認舊江山 **早蓋** 後

三十四 年羅鄴詩西海 **酒酣** 援筆 **樂作** 援筆而賦之 **酒潮**

書輿 服志中二千石 **打空** 城劉賓客題石頭 **支離** 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漢書 志迎鼎至中 **支離** 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山晏 溫有黃雲馬 **支離** 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久苦 瘡痛百藥盡試如抱薪湯沸非徒亡益也衰病惡寒不敢附

火老 饕嗜蝦蟹不敢下箸對酒不敢濡脣危坐塊然殆不知有身

世病 起出省書研凝塵滿席正如房次律遇故物於破甕中也

抱朴子生瘡抱薪湯沸漢書董仲舒傳以湯止 **附**

瘡 瘡於玉肌 **抱薪湯沸** 漢書董仲舒傳以湯止 **附**

火 附火者一人 **老饕** 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 **附**

下箸 晉書何曾傳性奢豪日 **濡脣** 東坡大寒贈巢三詩未 **附**

凝塵 席簡文帝紀帝無下箸處 **濡脣** 東坡大寒贈巢三詩未 **附**

詩明 皇雜錄開元中房瑄 **房次律** 房瑄

開步 行十數里至夏口林過一廢佛寺松竹森映和璞以杖叩

地令 侍者攝數尺得一 **瓶** 子中其妻師公即房之前身也唐書

日省 在此乎遂恍然方 **記** 其為僧時永

瑄傳 字次律東坡詩夏日 **正使** 瑄事也

孤山 月下認新聲 **中句** 正使瑄事也

自聞問便當馳慰願以老生常談之言未必能開釋左右而脩途觸熱又非衰謝所能堪計公必以此推照其非慢也此帖舊本在

增 **老生常談** 世說何晏鄧粲令管輅作卦封成 **增** **開釋左右** 東

答李琮 書聞有闕房之戚欲作書奉

慰為 未必能開釋左右而脩途

蒙寵 示秦國夫人行狀令志其墓某罪廢以來銘姻舊十數家而

已 夫人身封大國本朝巨室家世如此而樞相郡王與之治喪當

屬一時顯者大書深刻以表見於無窮迺屬於不腆之辭此公愛念之過未之思也

秦國夫人鴻慶集載本志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鹽鐵判官祕

孫故金紫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

諱珪之孫故左正議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諱

九歲適孟氏實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吳

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

忠厚之妻少傅公顯謨直學士兼旄節加國夫人加號衛國

再徙楚國更封巨室家世本志王自碩人進家於蜀之華陽後徙

命而得今封元熙盛元豐間岐公被遇神宗任至宰相鴻名碩實

又為平江大熙盛元豐間岐公被遇神宗任至宰相鴻名碩實

俱載國史迨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省登

侍從奉使典州前後相望率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稱射

天下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今太師平章僕射

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如此而夫人封越國今太師平章僕射

媛作配侯王賜號秦國福祿始於夫人以盛碩大書深刻史六

臣傳論予嘗至繁城讀碑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增不腆之辭

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誇耀於世增不腆之辭

無不腆鄭註腆善也

秦國夫人幽堂之銘在門下之舊不敢辭以今世俗之所尚則不

當重勤誨飭姑勉副所須第衰老廢學筆力減退徒兩失之也

幽堂昌黎劉統軍碑有諡有誥有幽堂之銘歐陽公程勉副所

須三反則以書復曰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特進公以文章

則銘其女宜也乃敘而銘之增方退東坡雪後書北臺壁

秦國志文非某所堪任藉令大手筆如四門助教永州司馬在世

亦非今人所尚況如某者執事矯羣庸猥以見屬遂黽勉塞命又

不知能副重意否但學佛不宜詳說恐涉酸餽氣害於文體更望

省管

大手筆晉書王珣傳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說曰四門助教

唐書文藝傳歐陽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

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為

愈兩為四門助教詩帖意本謂韓愈也永州司馬柳宗元精

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得政引內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

敗其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學佛本志夫人自少喜誦佛書

司馬其理厄感鬱一寓諸文學佛本志夫人自少喜誦佛書

精練感通佛祖至神交於寢寐之間一夕夢胡僧扣門求飯

翌旦有齋十六羅漢相者視所畫肖馬售之不計其直以至廩

物供一饌又嘗夢青衣十數輩所哀甚急既寤有餉時蛤者噴

噴然亟命縱之水中自是終身不御鮮食疾益侵區處後事與
家人訣無惘惘可憐之色知佛者以謂夫人自金僊梵帝中來
猶吹一吹而去也酸餽氣東坡贈惠通詩語帶煙霞從古少氣
含蔬筍到公無語人曰頗解蔬筍語

聲問不通已復彌月即日雨涼鈞候萬福傳聞秦國夫人喪舟已
次慧山比及反虞諒復過旬所冀抑情自廣勿過戚戚幸甚

舟次慧山本志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人於常州無錫縣富
安鄉許規村越國夫人之次若干步慧山在無錫反

也離

比奉報音伏審即日大暑鈞候萬福秦國夫人妻古與屢
通用經七供

悼念之情固未易排遣然逝者已超然在人天之上若悲戀不置
則與繫舊本風躡影之流大不相遠矣敢冀尊生自廣

增七供北史魏胡太后父國珍卒詔自始薨至七七皆設千僧
齋百日設萬僧齋徐氏讀禮通攷曰其說本出釋氏不
知何王時用為治喪之節其見於史傳則始此又李翱去佛齋
說揚垂誤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伸
追福翺以為楊氏喪儀其他皆增人天楞嚴經酬足復形生人
道中有十種參合又命

終超生有欲界六天名四天王天忉利天須彌摩天兜率陀繫
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又有絕欲界十八天名色界天繫
風躡影主聽其言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
子瞻與程正輔帖亡者俛仰之間知在何方世增尊生莊子襄
界而我方悲戀不已豈非係風捕影之流哉增尊生王篇能
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
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連被誨存具審秋暑鈞候萬福年來旱澇不常謁晴之墨未乾而
禱雨之詞復出投老為農閔閔望歲又復不諧可以發公一大笑
也

增投老王右軍十七帖實望投
老得盡出里骨肉之歡增閔左傳閔焉如
農夫之望歲不諧詩
始時童謠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王

與汪左丞伯彥 三首

鉅德元勛社稷所恃手洗虞淵之日力扶杞國之天中興之烈舊
本

授旄鉞坐鎮一方天下嗷然日俟公歸非區區之私也不宜
虞淵楚辭因靈光於虞淵注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薄於
虞淵是謂黃昏唐書狄仁傑傳贊武后乘唐中哀操生殺

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
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
光咸池潛授五杞天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往曉
龍夾之以飛耳亡處亡氣奈何憂其崩墜乎地積塊爾中興宋
之塞四虛亡處亡塊奈何憂其崩墜乎地積塊爾中興宋
宗本紀廟諡受命亡塊奈何憂其崩墜乎地積塊爾中興宋
而祀夏周傳九世厲王死於贊夏后氏傳五世而繼周漢傳十有一
世於建鄴唐傳六世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而有懷愍之禍元帝正
位於建鄴唐傳六世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而有懷愍之禍元帝正
復舊物則晉元高宗續圖於南齊六君者史皆稱爲中興至於克
中興日增作命書說命王授鉞擊虞新禮議漢魏故事遣將
曆五卷見詩幽風九豳昌黎送鄭尚書序公卿大夫士咸相率
公歸爲詩以慰公南行之思願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
疾也

去違門下俛仰十年而愚暗自用仕不知止遂觸嚴譴除籍爲民
投荒萬里首領幾不保焉比反故廬老妻公娶張氏幼女名小師
祭遇疾已亡但見兩冢寸心摧折追咎無所竊觀漢唐魏晉之間
士大夫無明哲保身之智不量彼己以犯世故之鋒而相隨入於
刀鋸鼎鑊之內者何可勝數如某猶得假餘息於葢茅一把之下

復何恨但有愧於左右而已

嚴譴劄少陵送鄭虔貶台州詩萬里除籍投荒宋高宗紀左

貸死除名象州羈管鴻慶詩鈔小序紹興而後增相隨漢書王

到官教丞戒之戒假息少陵喜問官軍已臨賊境詩葢茅一把

傳錄錄入獄矣假息少陵喜問官軍已臨賊境詩葢茅一把

意山日開黎地後有一把葢頭忽有人問閣黎如何何是祖磨

蒙垢自屏不交賓客不談世事一紙之書不至於舊交新貴之門

五年矣側聆少傅暫揭宣城便欲節固陋之辭占敘萬一既成復

毀至於再三重惟恩舊不敢自取疏絕之罪輒復薦區區於下執

事也

增整揭宣城宋史汪伯彥傳紹興初奉祠知廣州王居玉論不

同艱難直與牽復秦檜張浚共贊馬九年知宜增成毀再三東

州過闕帝謂檜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

與葉左丞名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先生

承以蒙頭面壁為日用固所望於公也某客江左始讀其書顧雖昏憤不識其趣而一切世閒蜂窠蟻垤之隘已可笑也

蒙頭 永嘉禪師證道作歌納被蒙頭面壁傳錄苦提達磨寓

而坐終日默然人蜂窠蟻垤矣雞往來周東西矣蟻塚紛紛

莫之測謂之壁觀蜂窠蟻垤矣雞往來周東西矣蟻塚紛紛

與張右丞 字達明 二首 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

某塊處閒寂事大之禮廢缺為愧即日共惟鈞候萬福故歲鄉縣

經時不雨田翁鑿井深數丈而不得水今夏雨彌月大浸稽天霖

靈猶未已杜子美云疇能補天漏議者已屬公鍊石之手也

增 塊處 曹植求通親表每塊處田翁柳河東詩田翁笑大浸莊

道遙遊之人也物莫之補天漏雨少陵寄岑參詩出門復入門

傷人瘦沈吟坐秋軒不食可救安得誅雲師嘯能補天漏一相鍊石

就南覽冥訓女嫻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

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

狡蟲死顛民生 背方州抱圓天

臨川山水佳絕別墅又領其要高情超然獨擅一壑每讀九章想見其處而以不得從杖履一快洞心駭目之觀以為恨也索詩輒

牽課 舊本誤 上呈幸一讀置之

臨川 九域志撫州臨川郡謝逸文集序瀕汝 **增** 別墅 晉書謝

幼度團慕賂別墅唐書裴慶傳領要少陵漢隴西南臺詩懷超

然處超然一壑 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自謂何如庚亮

過之 從杖履 東坡與劉宜翁帖小字當奉杖履以從又洞心

駭目 往來者駭心洞目 說異之觀又與程懷立帖子明傳神別

本願得二軸使 **增** 牽課 見本卷與 **增** 一讀 東坡黃州上文路公

復言天下事公 **增** 牽課 孟少傅帖 **增** 一讀 書軾廢逐至此何敢

原呈右丞張公別墅圖詩九章

其一澹巖書堂松根絡斷崖石脚滋細泉書堂何代有故物尚

依外躡脫屣區中綠杯尊酌花鳥一醉藉草眠其二泊湖潭諺

驚更欲漱吾齒不挂功與名其三蝦蟇石天公磔蛙死墜地化

為石魁然此江郊面帶蒼煙色蔥籠一拳青凝港半篙碧猶疑
老蟾窟尚吐月中夜我來踏其背坐晚倚天壁鼓吹不復鳴煙
雨空寂歷其四多寶院穿雲訪幽伴倚杖蒼崖根冥冥篁竹中
古寺松為門堊僧營一飽乞食山下村擁鼻且獨謠未覺鈞石
温世事風雨過歲陰波浪奔飄然得遠遊寄此五石尊其五梅
仙潭潭潭雲幕垂樹秋聲發飛仙駕青鸞通籍在金闕遙見
切雲冠尚想凌波艷殷勤小梅花獨照黃昏月生銷淫香霧翠
袖卷煙雲忽然東風惡一夜吹石裂其六黃金臺層臺接叢霄
東西鬱相望地靈鍾神秀人物擅一恍如接尊名綴台前芳獨有真
印倚薄雲雨近徹虧星月光陳迹恍如接尊名綴台前芳獨有真
男子平生盛孝章其七懷賢菴佳人夫何之歲月忽已逝懷人
昔孟光門道今法喜百年草頭露一夢穴中蠅見此兩足尊感
動淚如洗區區記刻舟寒突兀擅空關江橫碧羅帶山斷青玉
其入積翠樓層稜倚高寒松蹊空關江橫碧羅帶山斷青玉
玦湛湛清不搖罪非翠如激松蹊空關江橫碧羅帶山斷青玉
肌栗積絢亂眼如鵬騰送落景一鳥煙中沒其九甘陂莊陰森柔
公臥江海戢羽如鵬騰送落景一鳥煙中沒其九甘陂莊陰森柔
萬里心自存買花紅閒座種竹青滿門似聞橘生奴漸見桐有
孫提壺時見廣
一笑空壘尊

與胡樞密名松年字茂老

三十五首

自長至族黨姻舊俱集比小閒已復歲盡又從數十田客疏舍旁
一故溝欲速之意至與之同臥起也跂望門牆晨夕西嚮忽蒙墮
教讀之凜然若負冰雪具審即日春寒鈞候萬福某去違已見火

令及是當有侍見之日矣

增跂望門牆

宋史松年本傳以疾提舉洞霄宮卜

康叔武昌傳到

居陽羨按仲益馬蹟山在陽羨東

士皆若火令

魏武帝明罰令聞太原至雁門冬至後一百有五

贏弱將有不

堪之患令不得作寒食若犯有

某規並舍之田為小圃因累土為一堆阜凡費廩粟百斛僅若蟻

埤耳雖有愚公移山之意而齒髮缺壞筋力索然其如魁父之邱

何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堆阜

唐書地理志垂拱二年九月雍州有山壅出高二丈武

愚公移山

北列子湯問篇太形王屋二山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

入之迂也聚室而謀畢力不險於漢陰雜然相許其妻獻疑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夫叩石懸
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
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北山愚公長息
曰汝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
之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操蛇之神聞
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

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莫之南漢之陰無隴
斷焉注太形即太行魁父小山在陳留界

連日侍樂飲已復爾本作然謂當熟寢數夕而親舊遺書十數輩

闖門待報者猶在也至是亦已矣即日暑溽蒸惟鈞候萬福隆暑

方自茲始未卜踵見之日敢冀眠食厚自持以須告廷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增爾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爾奴結切疲貌爾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爾維何音義俱別

尋丈之閒已作橫山萬竹之想也

古人糟粕莊子天道篇威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以爲恨也公子後堂必已塗墍稍從事於門庭想益潭潭然也九

仞之崇所欠一簣耳某舍下出新竹數十竿亦解籜矣不過短籬

譚則紙上語直古人之糟粕耳第以禮遇厚重爲公費不敢數造

某塊處閒寂以書自娛亡與晤語者每獲侍坐一聽驚世絕俗之

願乞所以倉粟府金遺之

皆以窺覘爲義

夫啟奸首不致闖

闖門生也何休注出頭貌玉篇或作規昌黎同宿聯句儒門雖

皆以窺覘爲義

願乞所以倉粟府金遺之

某塊處閒寂以書自娛亡與晤語者每獲侍坐一聽驚世絕俗之

譚則紙上語直古人之糟粕耳第以禮遇厚重爲公費不敢數造

以爲恨也公子後堂必已塗墍稍從事於門庭想益潭潭然也九

仞之崇所欠一簣耳某舍下出新竹數十竿亦解籜矣不過短籬

尋丈之閒已作橫山萬竹之想也

古人糟粕莊子天道篇威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以爲恨也公子後堂必已塗墍稍從事於門庭想益潭潭然也九

仞之崇所欠一簣耳某舍下出新竹數十竿亦解籜矣不過短籬

尋丈之閒已作橫山萬竹之想也

古人糟粕莊子天道篇威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以爲恨也公子後堂必已塗墍稍從事於門庭想益潭潭然也九

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粕已大以臣之事觀之斷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

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臣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粕也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增禮遇吳志薛蒙傳禮遇兼加惟惺惟豐宇

重午後拜書饋便屬隆暑不果上狀即日履茲新涼共惟鈞候萬

福某比去歲雖無恙而積雨浸淫筋骸如束終日嗜睡意謂暑退

尚復憤憤如故也欲送一僧守牛山之冢坐此未果瞻遡門下企

踵而已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汗省覽方別寫雁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

也橫山圖必已下筆千巖萬壑頃刻百態而寫之短幅之上所謂
咫尺應須論萬里也

諛墓

唐書韓愈傳劉又者亦一節士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

爭語

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

介爭禮

世說巧藝門蕭賈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尺之內

萬里

便覺萬里為遙少陵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尤工遠勢古

須論

萬里

令升舊本誤作來過董待制喜聞動止共審履茲冬序鈞候萬福

向來卜日侍宴俎歡呼縱飲容此下客龍山把菊尚欲託後車從

一笑之樂屬方弛擔追歡筋力老罷不能自彊但遺恨於無窮也

增下客

元次山下客謠下客龍山

增

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嘉帽墮落嘉不之覺如廁孫

增

了不容思文辭

增

超卓四坐嗟歎

增

弛擔于負擔君之惠也

增

追歡

增

遣追歡綺

數日前具一書舍弟遂留與令升書同遣度今日方至前而騎吏

亦踵門矣省教慰薦良厚具審即日鈞俟萬福陽復而積陰連雨

浹日不休又繼之雪翁而後張固其所也無從展慶但有瞻頌

增騎吏

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杜詩

增

之謂翁而後張翁之必固張之

某自九江便有命舟之意竟不果比令升約詣郡徑入西徐聞彥

章寓南禪便移舟趨無錫汎宅飄然初無畱礙如某類有物錮畱

而不能去也衰病惡寒方負日向隅而坐橫山春到當執鞭弭以

從

增九江

本傳松年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

增

芻粟欲侵邊詔遣松年往江上

增

國又名靈山又名福聖至宋

增

雍熙中步今名在迎薰門外汎宅

增

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邵公玉一去不返遂以喪歸便有曲池既平之歎也某嘗謂軒冕之樂造物者視之不甚惜每於一邱一壑之間未嘗輒以予人至公玉然後益信此言為不謬也

曲池平君桓譚新論雍門周見孟嘗君日一邱一壑義慶世說

區區欲見之意如痿人之念起既獲所願連日脩具為公費又不安席俛仰愧怍蒙貶誨札具審初暑鈞候萬福溽暑養痾宜即爽

塏以迎藥喜懇禱之至

痿人念起漢書韓王信傳信報柴將軍書僕之

令升坐中又拜朱櫻之餽亟遣一介持歸小兒輩皆鼓舞拜賜也

梅餉奇甚一枝僅盈尺而著百子有把翫不能釋去者某歸跡圃

中已出筍百餘竿梅杏有著子者繞樹三匝如護其雛特未可折贈也聊發公一笑

朱櫻左太沖三都賦朱櫻春熟素李夏成景龍文館記唐太宗與侍臣於樹上接櫻桃恣其食至晚人賜朱櫻兩籠

繞樹三匝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

張莘欲求薦狀為成資改官之計其勢雖迫切如某豈敢喋喋溷聽忽得書云韓候或當已為補叔詣兄所失一狀孫內翰而成資

在六月道盡塗窮更無他畫度樞密所薦五士必不盡用於今歲儻蒙改薦於垂成豈惟莘蒙惠某亦預被賜也尚冀眷存之舊不以屢瀆謹過

成資白樂天詩兩衙多

即日恭惟鈞候萬福辭去便屬長夏今踰伏田舍如被薰灼兩腕疲於扇箒不復近筆硯矣竿牘之間缺然彌時莫抒下情第極愧

恐

增 踰伏

江總度支尚書陸君誅平臺累陟石扇

疏憂在于心如為

增 扇筵

說文筵扇也方言自關西謂之扇

火所薰灼于己

增 卒牘

詩憂心如薰孔夫

向見公郝痛已失所在比涉大暑偃仰自如想益勝健秋序戒寒

公防秋當在茵鼎之間也

增 戒寒

外傳周語謂見而隕防秋

言談膝當

增 茵鼎

而家語子路曰榮枯

伏領誨飭具聞起居狀為慰顧此衰晚惟公獨見收卹每獲教寵

三復之後櫝而藏之殆盈篋矣十部從事不足云也朱丞相薨背

世而胡承公葛魯卿又繼往日者張全真名守 訃音亦至某自

還農圃不齒於諸公造物乘除獨為後死歸然如魯靈光也

增 收卹

坡翁答李寺丞書廢棄之人每自十部從事

傳洪都督

荆州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盜款密莫不**增**失依仰宋史朱勝

感說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罷參政勝非**增**乘除吳志趙達善射有無曰此術微妙

薦胡松年**增**乘除頭乘尾除韓退之詩名聲相乘除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

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諸殿皆見隳壞而

靈光岿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

向來伏拜戲下重勤省願館之新室連日治酒食接慇勤道舊故

又過於曩遇愧荷莫知所言即日履茲徂暑共惟鈞候萬福炎威

暴發如坐甑中橫山奇勝一壑條然計公一適在北窗之下也

增 戲下詩在旌旗之下也戲讀日麾

記河北戶來陰 橫山吳郡圖經續記在吳縣西南十里道經云

風防徂暑也 橫山四面皆橫蓋以此得名也又石據湖山

日先遣舟絕太湖遂以擔輿入黃川少留循湖入長興路以去行
役恩恩不獲寓一紙馳布區區至今尚懷愧也

增戴星

呂氏春秋慮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出入而

星此中三

增質明

禮禮器質明而始行事

害有圖經

增湖狀

盧步而邑志又訛狀為

淡山行湖行皆達長興為瀕湖山

增擔輿

梁書蕭警傳擔輿者

市之會餘諸地名古今不同多矣

增葉帽

則加葉帽

自領報問便屬昏會雖恹惚恍迫中無時不在門下伏奉誨存稽
首拜貺愧不可言具審履茲歲端鈞候萬福連雪竟此歲及是開

增履端

左傳履端於始先生杖屨歸叟詩文發源東坡作藏春鵬詩有云

秦少游作俞充袞詞有云風生使者旌旄

增胡騎頓兵境上使驛已三反所望折衝口舌之閒少貸一方肝腦

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為依傲太甚

之禍也比得劉鎮江陳景淵陳潛名克書皆可喜之言庶幾安堵遂卒

歲如其所策也某只俟徹警趨伏門下

增胡騎

杜子美詩洛城一別四

增折衝

戰國齊策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

論巴蜀激肝腦塗安堵

增肝腦

相如

即日薄寒恭惟鈞候萬福某十日侍坐區區懷戀未敢言旋屬親
翁強酒體中不平遂復辭去歸舍甫定邊警遽聞晨夕疑懼久不

省候寒溫冀蒙警此意也

增薄寒

宋王九辯憊懷增

別去纔宿昔已悵然賦三秋之句即日寒燠不常共惟鈞候萬福
某比次山中冰雪皓然破屋支風幾不能夕伏蒙招喚生薪豆粥

已足以解飢寒而酒肉如山極一時之盛區區感著未易具陳也

增三秋

詩采芣彼采蕭兮

增薪

東坡在黃州大寒贈

增豆粥

後漢書馮異傳王郎起光武自薊

增酒肉如山

杜少陵醉為馬陸諸公攜酒相看詩

增家作馬

口已覺西

內賣一

七

美梨分餉富矣哉比侍杖屨繁舊本花猶在目俯仰之間遂供釘

舊本坐家釀海錯併已祇拜記存之厚品物繁夥衰老之光也

增釘坐玉海唐少府監御饌用九盤裝累名九釘食今俗宴會

崔遠傳人目為釘家釀世說飲酒使人欲傾家釀何海錯貢禹

物惟品物晉書禮志牲牢繁夥時味羅列繁且夥漢書陳勝

錯品物晉書禮志牲牢繁夥時味羅列繁且夥漢書陳勝

涉秋便為趨侍函丈之計而水涸不可舟比得雨又屬女子從其

夫造官少畱與之別及此秋殘竟未遂款門之意區區瞻悵尚何

言

函丈曲禮席間函丈注函款門呂氏春秋款門

大旱之後村農方以得雨為喜數日來秋稼皆爛死水中某生長

田閒今老矣未嘗有也議者謂久旱之禾得雨正如飢人得食一

飽過度遂至僵仆來歲饑疫恐不免也似聞慶賜將行盜賊亦稍

出矣所憂殊未艾耳

增秋稼爛少陵秋雨歎首章云雨中百草秋爛死次飢人一

東坡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詩飢人忽夢飢餓溢

陽復於陰川池凝沍雪之交脫字有巨人長德善類所恃所冀面

致頌言以抒下情而哀瘵不堪趨走第頓顙南向而已

增巨人長德昌黎權公墓碑天下推為抒下情班固兩都賦

情而通誠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

某自湖泐由徑入善權祖送處便道過潼渚省族兄畱一夕飢竟

趨北門就舟日已曠矣詰旦奠成叔別胡回請朋溪以還久客歸

心如飛不果重詣必蒙貸管

湖泐註見善權本名善卷洞在宜興國山東南舊圖經洞中

文餘號玉柱唐張祐題其壁朋溪董令升自號所居之溪日朋

審聞已涓日徙橫山新第吞舟久困於泥蟠地大天寬一洗耳目

之隘而足鄰尤利高爽及是當不藥而愈也

吞舟莊子庚桑楚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泥蟠揚子

問神篇龍蟠於足痛前有某陪橫山杖履以來見公手植今參天矣杜子美仔有細看茱萸

猶未卜明年健否而公少留異縣為谿山風月主門下老賓客奉

周旋坐閱十春未有如某者區區欣幸不知所云也

參天色參天古柏行黛看茱萸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

看西京雜記武帝嘗人賈佩蘭佩異縣古詩他鄉各異縣

贊上食蓬餅飲菊酒令人長壽異縣轉不相見杜少陵別

友初欣寫胸臆舊谿山風月本無常主開者便是主人

老賓客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周旋八年行父

某陪几杖六七年久勤館人未有過於前日者臨分又蒙酒醪果

醢送將之厚區區欣戴莫喻此心即日初暑蒸惟鈞候萬福某歸

途水涸推舟而進凡四日僅抵村舍並河之民以錢酒餉吏卒乞

斗升之水如救頭然之急樞密雖家居諒不廢憫雨意也

勤館人昌黎新修滕王閣記以太原王公為中丞觀察江南

出苦語願推舟邢昺界蓋舟疏蓋推舟斗升之水莊子外物篇

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昨來顧視車輪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

乎波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顧視車輪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

激西江也君豈有斗升之水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然

活耳君乃言此會不救頭然藥師文第八願靜思我佛家居憫

如索我於枯魚之肆救頭然正真源如救頭然無懈急

雨東坡與錢濟明帖家有黃筌畫龍拔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

不廢憫雨意可來燔一姓香否

某買田舍旁欲畦而為圃偶鄰翁猶有未穫之禾收刈甫畢又須

屬一日者占相一堂之地然後乞所分花木種之人還馳告輟賜

甚設小舟不能容則又大過所望令別謀一大船自錫邑徑趨橫

山之下矣日仲拜賦手自封殖當賦角弓之詩以無忘盛德

日者詞墨子墨子北之齊過日者史記日者傳注古人占候卜

精微甚設史記刺客聶政傳宗族盛多賦角弓左傳昭八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召公

分賜花木比從無錫挽一空鋼字恐誤至而小港又不能容拙于用大可以一笑也今以書抵縣尹傲兩空舟領賜它日甘棠之憩自

今始也此指舊本在後

增 至港不能容拙於大用莊子道通遊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其誤無疑

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措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巧甘棠詩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其樹莊子曰夫固拙於用大矣

比一再上記伏蒙遣騎馳報非所敢望也即日冬序薄寒恭惟鈞候萬福某病體已無恙猶未堪作勞一出而從事則頽然就臥然

校之他日則有閒矣書詞拊慰祇荷眷憐度可去家即詣門下

一再漢書司馬相如傳臨邛令前奏琴相如辭謝為鼓一無恙再行

風俗通恙草蟲也喜噬人古人多草宿相勞必曰無恙否容齋隨筆范叔無恙見史記范雎傳老母幸無恙見刺客傳恙憂也

伏自改轅便欲追逐後騎而去竟以事違瞻望絕塵悵然有不可及之歎辭去又復逾月連雨共惟鈞候復何如踐長光亨之始當

疆起以慰天下蒼生之望也

增 改轅左傳宣十二年郊之戰改乘轅而北之陽固絕塵不及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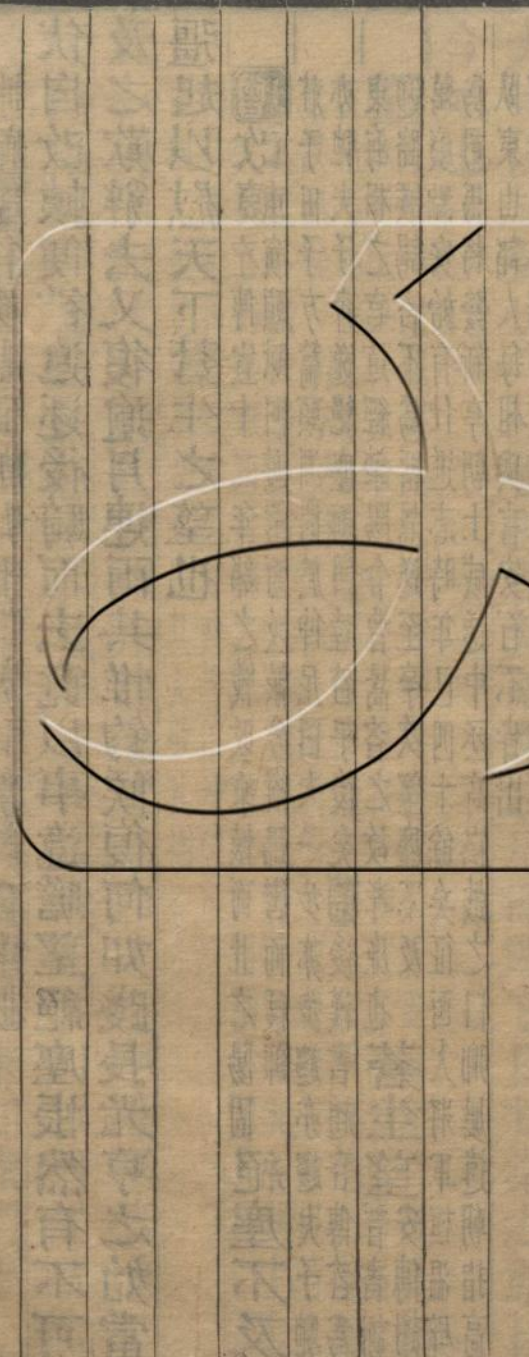
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後漢書趙咨傳咨為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曹嵩咨之故孝廉也蒼生望晉書謝萬廢黜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辟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指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如某當晨夕奉杖履亦復掃迹瞻悵不可以言

增 落成詩斯干序箋宣王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

願與諸
候落之
青山流
水歸叟
詩文發
源東坡
為温公
作獨樂
園詩只
在屋下
中有五
畝園花
竹浮大
白說苑
魏文侯
與大夫
飲不盡
者
秀而野
此便可
以圖畫
不盡不
仁舉白
浮君東
坡贈政
日飲不
盡者
孫莘老
詩若對
青山談
世事當
須舉白
便浮君
掃迹或
飛柯以
折輪乍
低枝而
掃迹

內簡尺牘卷一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二

與胡樞密 名見前卷 二十五首

自承尊幼徙寓大府日欲面致頌言遂不復遣問即日溽暑蒸惟
釣候萬福霖雨連日晝夜不止弊廬所占地最高仰一夕漫
而為壑荆谿汗下可以想見獨橫山之址下瞰四鄰先物之幾非
庸眾之所能及也

頌言 禮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

九京也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

公使子謂之善頌善禱弊廬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

則有先人之微廬在君無所辱命增占地李衛公問對畫地方

形也每部占地二百二十步之方分增高仰漢書溝洫志兒寬

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容陣者也增高仰為左內史奏請穿

六輔渠以益溉鄭增荆谿一統志宜與本吳荆溪地秦置陽羨

國旁高仰之田既遠激可鑑溪南峰先物之幾之微吉之先見

遷徙一審紛紛及是必已安堵僑居隘陋一旦決然舍去千巖萬

壑左右照映臥北窗之好風望西山之佳氣人生亦有一適如此
時乎緬想神宇脩然百體堅壯過藥石之功遠矣

增 僑居

魏書杜銓傳超謂銓曰既宗近何緣復僑千巖萬壑

見卷一

一適北齊邢子才傳望實兼重脫略簡易坐臥恒在

更是一

神宇世說王子敬神色怡然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增 脩然

脩通脩類篇思邀切

酷暑彌時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日矣一雨脩然粗有生意方欲遣

狀已拜誨函之辱病眼豁然如侍珠玉之側欣荷之私尚須登門

以謝萬一

增 脩然

莊子大宗師脩然而往自香山松聲珠玉之側容止門

老罷之餘遣狀草草方領報聞文在手誨開闔數反欣玩亡窮具

審履茲涼秋鈞候萬福梓宮過郡樞密望哭於城南數里外如西

徐當詣橫林屬者製中宮之服當舊本往從之以所被旨惟所過

州縣寄居官吏當迎拜凡舍於郊者不預焉某欲隨眾一往而廢

錮中有強聒之嫌借合當往必在城東橫林道上比及竣事回詣

東橋行李當有兩日之淹欲少竢秋晚拜伏門下

增 老罷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

增 草草

何承天書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于今

增 樞密

馬氏通政樞密唐宗置宋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

增 中宮

徐世宗以前卷自九江帖已

增 寄居

李劉四六標準有致寄居官諸敬如云裁吾黨之斐

增 廢錮

劉禹錫謝武

增 行李

左傳僖三

增 錮

錮十年

增 錮

錮十年

郡中報梓宮渡京口持書者見報云張參趨丹陽道上五馬餞於

郊而樞密館於鄉校赴早集矣繼領誨答始悟傳者之妄誕謾成俗數十里之外便不可信可以一歎也即日秋高恭惟鈞候萬福某風雨中野次八日葑屋之下衣衾沾溼體中益不佳矣調護稍復小舟馳造

增五馬

潘子真詩話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亦右驂太守美稱遜齋間

某請違未久又枉誨函恍若侍坐聞欬唾之音也即日薄寒共惟

鈞候萬福郡檄報中宮之訃地遠奔赴不逮遂戴星從橫林官吏

發哀製服三日竣事而還方此解裝上狀極草草此與前二簡語多復出不相照

似別致他人者 **增**欬唾 莊子漁父篇竊待於下風幸聞欬唾之音 **增**解裝 鄭嵎津陽門詩酒家顧客

某投老作蟹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俛臨窮陋一時歆豔以為寵偶

屬遷徙不即伏拜門下占敘感悚尚恃眷恤察知愚鈍許司馬著帽進也

增作蟹

六一居士詩有似蟹方罷使取饋溫見雷之日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 **著帽進** 看書謝安傳桓溫詰謝安

某辱顧之厚當是賀慶一人之數初議繫舟大聖堂假一榻之地

而大浸如此魚龍入室必不見容少須當具裝矣

增賀慶

淮南子大慶成而燕雀相賀慶湯沐具而蟻蝨相弔 **增**一榻 唐書裴坦傳故事舍人

即日秋暑恭惟鈞候萬福某比辱誨答審聞體胖意適盡復其舊

此天意不待占也白鷗令築今復何如公微痾已去體矣如煙霞

痾疾未易以砭藥除也一笑

增白鷗築

當是胡樞密別館之名 **煙霞痾疾** 唐書隱逸田遊巖傳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遊巖野服出

疾注石砭石也季世無佳石以鐵代之
蘇長公詩而我嬾拙病不受砭藥除

秋氣益高橫山之下谿光接天以目力之盡為界而以拘係不得
從公一日之適梁仲謀名凌嘉約同載詣門下比得書云當在展
墓後尚恐遷延即扁舟獨往矣

增秋氣高

少陵詩千崖秋氣高杜牧詩
目盡東坡聚遠樓詩直將眼

增目盡為界

揚子雲校獵賦東

力為羈絆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禱右亮特命禱同載由是眾
相識乃就循同載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於船中彈琴翰初不
即去不告家人

增遷延

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
不濟樂壓日余馬首欲東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某念當造門不復遣狀使臨貶教具審春和鈞候萬福蒙諭以足

鄰尚未紓論者謂甲辰丙寅歲運有情此言是也體中日勝當自

今始公杜門養恬存神守氣萬頃之量不可澄撓造物者將以予

為此拘拘耶

增甲辰丙寅

祿命書甲祿寅乙祿卯丙戊祿巳丁己祿午庚祿
申辛祿酉壬祿亥癸祿子此言有情祿位之說也

增養恬

莊子繕性篇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萬
頃世說德行門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驚不

增頃

輒詰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間其故林宗曰叔度汪子梨子

增濁

其氣深廣難測量也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復發

增病

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復發

增心

閒而無事踞躡而鑑於井日嗟乎

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一去門下寒暑易節猶當以數致書為恭而多事心迹不

相關矣尚冀公索之於形骸之外也忽拜使者於門函教寵存慰

增心跡

杜詩屏跡二首杖藜形骸之外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

我於形骸之外

即日薄寒恭惟鈞候萬福某蒙一顧之重光賁衰老席門之下長

者車轍盡於一時足以追聚星之盛新築甫就獲此榮耀勿勿啟

報莫敘感藏之意也

增一顧

蕭子顯自序一顧之恩非望而至席門車轍迺負郭窮

內實二

四

巷以席為門然門聚星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

外多長者車轍聚星堂雪詩引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

人聚小東坡聚星堂雪詩引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

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

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

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輒舉

前令各賦一章六一集增勿勿由或妄言此匆匆之殘缺者及

雪詩注公時在穎州增勿勿由或妄言此匆匆之殘缺者及

考說文乃知息遽者稱為勿勿東觀餘論增感藏書承賜書豈

今俗勿勿中加點作勿為息遽字彌失真矣增感藏書承賜書豈

有人嘗以不肖欺聽間即何足下所與增感藏書承賜書豈

之過也始愧中懼終於感藏知幸知幸增感藏書承賜書豈

自車騎改轅稚女從其夫遠官老懷自不釋然而舍弟疾痛大作

呻呼徹旦方召醫而服仲謀所遺藥遂良已曲蒙存省錄示祕方

拜貺銘荷為肘後之藏也增陶貞白肘後百一方序

增召醫舊唐書李勣傳勣遇疾家肘後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

雖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芳遠裔者莫過於撰述

見葛氏別後細碎殊足申一隅之思輒更采集補闕凡一百一

方於雜病單治略為周徧矣增題品東

舍弟蒙別紙存記病餘未果具書占謝小兒獲侍公側所謂凡此

坐中人十九持鈞樞獨無韓公示兒之句以紀新堂賓客之盛領

書又沐題品衰老感歎而已

韓公示兒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

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增題品東

洪氏辨證謂李絳崔羣之徒也新堂又示兒詩中增題品東

監試詩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增題品東

即日履茲新春恭惟鈞候萬福某中冬冀一望後塵俯仰忽見歲

換逋慢廢禮遂無以藉口第頓首南向而已

望塵晉書潘岳傳岳與石崇詔車增歲換白香山詩別君只如

公立春日詩不驚新增逋慢晉書齊獻王攸傳先王馭世明

歲換聊與故人談增逋慢晉書齊獻王攸傳先王馭世明

前日遣舟還麾下併致謝之意度已冒聞即日雨寒鈞候復何

如樞密久於異縣屬此時序未能免俗想亦紛然區區竿牘之私

又勤省覽尚冀督怒

麾下史記漢書作戲未能免俗諸阮居道北阮皆富南阮貧

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綺仲容以竿挂大布

積鼻暉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某以暑中苦瘡疥而苛癢不可耐爬搔次骨久乃作痛意緒無膠

坐此不時具問恐愧何言某築室正紛然本為營生歸宿之地而慮之無素費出十倍遂不償此勞也

增苛癢

禮內則疾痛苛癢而教抑搔之爾雅釋言苛疥也郭注

增爬搔

昌黎集孟刑部聯句謙與劇爬疥注爬或作

增次骨

史記酷吏傳內深無已把

增歸宿

荀子終日言成文

增築室

詩蘇軾詩南窗晴日照處吟山詩會

分貺龍焙絕品謹已拜辱今年茶餉未至以公所賜為第一義也

未敢烹試詰朝薦先而後飲其餘矣

增龍焙

東坡西江月詞龍焙今年絕品谷簾自苑第一義益州保

增第一義

住禪師杜鴻漸問何名第一義師開示不可思議按禪

增詰朝

家上堂先白惟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親舊書信斗水直百錢渴欲死矣安知橫山主人吞雲夢八九而

不帶芥於曾中乎路公弼尹應天犯大暑奔命而去某以為不如

据南柯之枕猶有一餉之榮也

增斗水

少陵引水詩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

增吞雲夢

夢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平青邱衍平海外吞若雲

增應天

宋地理志河南郡歸德軍節度本唐宋州景德

增南柯

命於奔南柯生異聞錄淳于棼入大槐安國尚金枝公主王謂

增魏樹

槐樹下尋穴有大穴洞然明朗大槐安國尚金枝公主王謂

橫山稍有郡人攜客造觀者前日狐狸之宅一經點化遂為冠世

絕境三絕句上呈當公一笑吾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正謂此也

增狐狸宅

左傳襄十四年賜我南鄙

增吾詩二句

日知卿有化之

增附三絕句

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

增原三絕句

樓詞其中即二句云云

波閒指點見青紅雪春峻嶒倚半空幻出生綃三百幅遊人渾
在畫圖中一蒼雲十畝蔭平寬露葉風枝繞舍寒莫遣先生賦
歸去且令小吏報平安二潘雨蒼皮四十圍年來又
見子孫枝龍鍾白首門前客待看成陰合抱時三

輒以橫山小詩繼眾作之後以發一笑然公豈山中之人為蒼生
疆起光輔中興功遂身退然後歸西州表東海亦未晚耳

豈山中人 東坡方山子傳方山子光黃開隱人也少時自謂
山中為蒼生起見前功遂身退老子知不足不辱知止不殆歸
西州 城欲須經略初定自江道還東山之名遂身退者天之道析
州門自以本志表東海公乎注太公封齊為東海者其太
不遂深自慨失

附橫山堂詩

古縣山水國萬室蟠其中環城千嶂合並舍百泉通我公擅一
壑重修眉新畫就一抹翠埽空欣對愜平生似為說已容百金
置酒地窗戶浮青紅高樓壯笏見不菊籬下逢坡陀經千丈橫
絕垂天虹日麗鶯谷曉沙暉鷺久寂寥高辭擅無窮天王駕羣
英長轡係九戎馬知橫山下一榻臥老龍功名方鼎來龜祥兆
非熊勒石頌中興浯臺兩穹崇西州歸謝傳東海表太公千年
鶴還故宮

別紙論陶淵明陳元龍出處大致非世論所及也某藿食者而
肝腦實繫肉食者休戚故嘗撫按而起有秦無人之歎一從接待
聞議論之餘然後知張公之在江海也

陶淵明

真自得性嗜酒飲必醉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
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悉委之兒僕雅詠不輟
以此自終南史隱逸傳敘論若道義內足希微兩忘藏影窮巖
蔽形愚谷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
有不申行監山澤皆用宇宙而或心借風雲以為氣若夫陶潛
之徒斯並向時陳元龍備並志在荆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
隱淪之徒歟

日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大亂
與語自上下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天下大
地何求但上問舍何緣得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
下邳登帥郡兵為先驅拜伏波將軍有吞滅江南之志遷東城
太守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江而歎恨不早用元龍計令
封豕養

藿食肉食 訂說苑東郭祖朝上而歎恨不早用元龍計令
其爪牙藿食肉食之計公曰廟堂之上若
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于廟堂之上若
臣等藿食無肝腦塗地於中原之野乎
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秦無人左傳文以策日子秦使士會行繞
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秦無人左傳文以策日子秦使士會行繞
禹笑人韻會按案五通秦無人左傳文以策日子秦使士會行繞
吾謀適張公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東坡云謂
不用也

別紙論陶淵明陳元龍出處大致非世論所及也某藿食者而
肝腦實繫肉食者休戚故嘗撫按而起有秦無人之歎一從接待
聞議論之餘然後知張公之在江海也

張鎬也舊唐書鎬字從周風儀魁岸好談王霸大略自褐衣拜
左拾遺元宗幸蜀自山谷徒步扈從元宗遣赴行在至鳳翔奏
議多有宏益拜諫議大夫尋代房瑄為相

龜潭家舍猥勤騎從存沒之寵而以不獲迎望車馬之塵為媿某
自陪杖履一覽楚山然後起猶龍之歎而已往之悔不可追也蒙
示六秀書雖未能盡讀敘引所載一二信天下之奇書也

猶龍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
者可以為罟飛者可以為矰至若龍吾不能知其猶龍乎
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
六秀胡書俟攷

某自去違牆屏念欲啟問動止久不果一僧還山就令持書詣門
下而不敢勤報貺伏蒙遣介馳賜翰墨恭承嘉惠何喜如之某具
審即日鈞候萬福某蒙招喚幸甚得具小舟從公於溪上真人紅
蓮幕矣第方暑豈當勤攬衣故未敢前也

增動止荀子齊綸便利則節之以動止南史王弘傳弘既人望
王太保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書翰後人皆依仿之謂為
家法

增嘉惠

賈誼弔屈原賦恭承

紅蓮幕

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字景行王儉

用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古詩攬衣
與楊樞密
五首

某去違二紀之餘用舍殊致固已形隔而區區祈向又不得見於
咫尺之書馳心而已即日春寒恭惟鈞候萬福某遭時多故數蹈
危機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屬有天幸得遂首邱獨有門牆相望千
里無從接奉臨書太息不宣

增形隔

東坡和陶子驪雖形隔淵明已心詣

咫尺之書

漢書韓信傳李左車曰發

古注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天幸
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者或言尺牘益其遺語
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首邱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於昌黎為符堅所執堅詰其奔狀時對曰狐死首
邱欲歸死於先人墳墓爾白虎通言不忘本也

執事宦成名立慙惕神館一時生民休戚人品高下百聞不如一
見審矣他日宰天下次第施行當以功名為一代宗臣所冀加護
茵鼎以侔廷告

增宦成名立

漢書疏廣傳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

增神館

温子昇神館廟碑靈宮

蕭肅神館微時楊樞密

方在領祠就開之日也

增百聞一見

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宰

天下

陳蕭子之為宰平日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增茵鼎

注見卷一

臣

漢書蕭曹傳贊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矣哉

增茵鼎

與胡樞密

某自歸田不復居城府結屋數椽於三家之市

後遷西徐

增以安

以安

餘命而老境日侵死亡無日尚及見公台鼎之拜否也

四明

增四明

四明

佳處年來士大夫避地多在温州

明

增明

明

而不死他日猶欲乘牛車造公東閣一觀天下之士也

歸田

增歸田

歸田

謝江

東坡遊金山詩

增城府

城府

田不歸

如江有水

增城府

城府

集亦有

之青旂三

增四明

四明

通日月

星辰之光

增乘牛車

乘牛車

宣為丞相

雲往見之

增觀四方

觀四方

某罪垢所向累人不敢數以姓名聞於執事向貶誨飭慰藉陳人

蒙賜已厚比唐益裕一再過具言公已登政路而訪問死生存錄

衰老又過於前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即日履茲涼秋恭惟鈞候動

止萬福某築室三閒門以兩版面壁跌坐以觀六十年之非樞密

在廊廟餘光所照卑栖俯啄無復仰而四顧之懼日仁廷告亟躋

宰席有天下慰此區區今世士大夫以數造門為恭否則以數

致書為勤某伐樹削迹不齒於縉紳固不容輒登一時貴人之門

而寒温之問不出於東阡西陌豈敢飾固陋之辭讒強聒以觸

犯嚴之臯然區區系心門下如抱飢渴與夫晨夕躬埽除進竿牘

如世俗所謂文具者固有閒矣高明所照必諒此心

陳人

莊子寓言人而無以先人無人

增三閒

三閒

開瓦屋

士龍往東頭士衡住西頭

增兩版

兩版

詩五架

三閒新草堂石階桂柱

增兩版

兩版

其閒

面壁注見卷一

增跌坐

跌坐

十年非

莊子則陽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

增跌坐

跌坐

也東坡

答王幼安宣德啟求田問舍為

增跌坐

跌坐

日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增卑西任
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增卑西任
林翰音賦曉樹卑栖晚柵藏餒孟增俯啄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
東野詩月仙有暉鳴鳳無卑栖增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
夫獸深居而簡出伐樹削跡夫增亦取先王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
懼物之為己害也伐樹削跡夫增亦取先王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
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今夫子亦取先王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
遊居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增寒溫晉書王獻之傳其夢耶
死生相與鄰是非其寒温而已增寒溫晉書王獻之傳其夢耶
兄多言俗事語默何處而巳增寒溫晉書王獻之傳其夢耶
越陌度阡增語謔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嘗諛謔而譏法言或曰
五為圭客增語謔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嘗諛謔而譏法言或曰
誆誆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日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
瓜瓞之子各識其親增語謔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嘗諛謔而譏法言或曰
矣強聒增胡樞密帖增犯嚴梅亭四六亦見之幽桂遺榛管底
薰自潔增掃除周禮夏官隸僕掌五竿牘與註見本卷增文具錯傳
秦任刀筆之吏其弊增徒文具無測隱之實增徒文具無測隱之實

猖狂妄行自陷於大譴大呵之域尚復何言而哀窮悼屈不忍辱
在塗塗必欲援而出之獨執事有倦倦不已之意某去公門牆二
十年矣設有舊惡亦將隨數化而改況初無纖芥但某年幾七十
殆將何為某讀書見柳子厚不堪謫辱至欲自比於蹇浮圖病額
之駒而怨懟不已遂指天為癰痔草木果蕪不足置存亡得喪於
其閒讒譏至老死其於定命初無一毫之加某以故益不敢以身
之進退榮辱有望於當世之君子也

猖狂妄行 莊子山木猖狂增大譴大呵增漢書作大譴大呵何師
也類篇增哀窮悼屈增昌黎上其部李侍郎書伏以閣下內仁而
通作何增哀窮悼屈增昌黎上其部李侍郎書伏以閣下內仁而

辱在塗塗 縣人或不紀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年日臣小人也不知紀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五甲子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朔四百有四十
之多虞不能用君子使吾子辱在泥塗增收矣廣韻集韻音泥塗

增數化增離傷靈修之數化增織芥增王哀九懷卒莫有兮織
也增數化增離傷靈修之數化增織芥增王哀九懷卒莫有兮織
虞寄傳習中豁增子厚謫辱增昌黎柳子厚墓志順宗即位拜禮
然會無纖芥增子厚謫辱增昌黎柳子厚墓志順宗即位拜禮

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元和中嘗例增自比蹇病增柳子起廢者
至京師又借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增自比蹇病增柳子起廢者
於愚溪之上齋老壯齒十有一人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
二馬先生其間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覺浮圖中厥病顛
之駒日若是何哉日凡為浮圖道者必有師師覺居東祠十年未
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蹇浮圖有師道而病蹇居東祠十年未

嘗及人今年他師道者悉以故去遂相與出覽浮圖以為師
日饋飲食時獻巾悅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額之駒額之病亦
且十年不得齒他馬屏立擯辱凡廢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
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羣駒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額駒
大而不麗可抹飾焉於是眾牽駒上燥土大廐下薦之席廢之
絲御夫盡飾然後敢持千夫翼衛當道馳抗首出臆震奮邀
嬉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膾香怨懟指天
而一廢不復留不若覺足逆之害也木朽而蠅中草腐
果既壞蟲生之血氣敗逆之生也滋甚人之壞元氣
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蟲之害物也滋甚人之壞元氣
陰陽也亦滋甚有能殘斯人者有功於天地者受賞必大矣
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又云天地大果也元氣大癘瘴也陰
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愈大謬者自禍欲望
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者自禍欲望
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鳥置且仁者愈大謬者自禍欲望
存亡得喪于果哉癘瘴草木耶置且仁者愈大謬者自禍欲望
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取
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與路樞密公弼四首

即日秋序乍涼恭惟鈞候萬福某歸田五年追懲往謬遂埽迹滅
影於人間矣敢圖恩舊存錄衰老賤賜海飭開讀恍然鉅人長德
宜在朝廷出司留鑰未快僉屬然鎮撫之餘埽除邱墓存省遺老
遂及我私不亦善乎不宣

埽跡

見卷末

滅影

陶貞白解官表今便

增

留鑰

唐書盧鈞傳為

東都留守遊

林野冥心榮進臥護留鑰門庭肅然宋史寇準傳準鎮大名北

使至語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

非門鎖鑰

非準不可

即日秋高乍涼恭惟鈞候萬福北轅遂彌月矣徒御舊誤所次皆

異時遊宦經行之地濁河千里忽已揚塵摩挲銅狄想復一歎也

增

徒御

詩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揚塵

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因遣人與麻姑相

濁河

戰國策齊有清濟濁

河以為固抱朴子阿膠

一寸不能止

黃河之濁

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昔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為

摩挲銅狄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雖兵亂之餘未容臥護而一方遺黎喜見漢
官威儀當有出涕者所冀尊生養福以卒功名

陪京

潘安仁閒居賦陪京沂伊面郊後市案宋之陪京宋州

也路公弼宋史無傳今詳前後諸帖蓋嘗為宋州留守

內實三

七

帖皆其時簡寄也臥護注見卷一與漢官威儀訂光武帝紀更始將北

大旆首涂又貶教寵高情凜然收錄陳人孰如公者便欲馳一介

追路以謝屏居乏使舊本謂合竟不果想公置之度外也

增首涂沈吳與文威合首塗**增**收錄陳人東坡答王幼安宣德

增首涂仁風載路塗通塗**增**收錄陳人敬講修舊好收錄陳

與何樞密三首溪上分違便欲遣狀省問寒温而公已登烏府旋領樞要區區之

喜固異於常人而不敢恃一日之雅輒以罪戾姓名徹聞於廊廟

所冀高明必諭此意即日冬序晴寒恭惟鈞候動止萬福某竄跡

一涯無從瞻近臨書太息

增問寒温蘇學士簡李之儀罪垢深重不烏府漢書朱博傳御

更以無益寒温之問垢累知交

有野鳥數千樓宿其上一日之雅注見卷四與**增**一涯古詩相

投老殘年衰病交攻齒髮缺壞更閱三四寒暑遂年七十矣况未

可必也顧以死灰不復然無復他望尚冀因來□□訪問生死亦

足以為衰老之榮

增殘年老杜過王倚飲贈歌但使殘死灰復然漢書韓安國傳

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

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增**因來柳州賀王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故今復有此命屬此

隆冬乘單車犯祁寒絕大漠折衝巨舌之間必有神物護持之助

某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

增一節史記孝文帝紀太尉以一**增**使萬里昌黎送殷員外序

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宜顧婢子語刺刺

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

大丈夫哉詳與何首帖及是帖其人乃何鑄也宋史鑄傳初拜
 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進御史中丞所謂登鳥府也以殿學
 僉樞使金為報謝使既反命復由提舉萬壽宮召赴行在再遣
 使金所謂復有此命也而其命對之始首陳感物之道莫過於
 誠亦以忠信者之言然史單車詩文選李陵答蘇武書足下
 稱其迎望風旨議者少之絕大漠漢書霍去病傳上日驃騎將
 寒民亦惟日怨咨小絕大漠漢書霍去病傳上日驃騎將軍去
 齋絕折衝晏子春秋折衝于里之外文選魏公神物護持書劉
 大漢折衝九錫文折衝注推姦惡衝突強敵神物護持書劉
 禹錫傳白居易詩折衝注推姦惡衝突強敵神物護持書劉
 豪又言其詩在處處有神物護持八首

與莫內翰

名傳字壽朋

八首

資政書言公近有冢嗣之戚恭惟情鍾悲慟奈何某猶記公在
 府時已勝衣矣享壽今年四十許而遽棄盛年何痛如之且當抱
 孫以慰目前勿過戚戚也

情鍾

世說傷逝門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
 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
 之所鍾正冊府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至於羣
 在我輩正冊府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至於羣
 為藏書策之府所謂藏之名冊勝衣賴天能勝衣趨拜抱孫
 山也故祕書省亦謂之策府冊勝衣賴天能勝衣趨拜抱孫
 曲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

董德又又恐當作父傳送問遺方欲馳謝謙仲又出手教具審春
 和台候萬福某老來厭事屬舍弟被疾時時代庖益復多事以故
 竿牘不獲時至燕几及是遣報亦復匆匆不宣

增厭事

史記張儀傳陳軫見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
 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注索隱繫飽也謂欲令其多事又
 厭同蘇軾詩君看厭代庖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
 事人無事乃更悲代庖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
 儀禮士喪禮綴足用燕几疏言燕几者
 當在燕寢之內常憑之以安其體也
 增匆匆

增匆匆

當作勿勿注見
 本卷與胡樞密

比聞盡闢一作木舍旁一作本地手種花竹一作木遂移春入壺中矣又
 聞過崑山少畱從德象虎邱之遊不克陪燕俎一歡之適甚恨謙
 仲遠臨畱三日而別村市蕭然無以治具至今為負也書言令女
 合登謂已獲麟謙仲云尚擇婿也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殆謂
 此耶一笑

壺中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為市掾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
 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
 奉酒脯翁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後詣翁翁
 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崑山見

下虎邱圖經虎邱山在吳縣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以為闔閭所
帖治具魏其夫妻治具自且至今未嘗過魏其合登禮記共牢而
山所以合體同獲麟春秋公羊傳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君子曷為
尊卑以親之法孔聖沒周姬亡書春秋注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
往視之左傳杜注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岱宗二句此
以授麟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麟吐玉書於闕里
於獲麟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麟吐玉書於闕里
遺句陽永叔望嶽詩也孔安國尚書傳岱宗泰山為四嶽所宗
人峰又呼丈母為太水不知何書也詳帖引
杜句知尚有未字之朝其做丈人不了也
去夏屬病繳繞一時比聞橫山計之一日而陳氏妹之夫亦逝去
久病方開藥石未去口皆不能赴抹長至後方省陳氏孤孀由徑
入橫山少畱陽羨歸路入郭歲欲盡乃還連領兩書仍拜厚貺皆
不克報春初念欲由崑山移舟上謁或相從於慧聚佛舍凡三具
舟皆不果行及此初暑念之惕然僕已得疏斥之罪即日伏惟台
候萬福董郎攜婦看翁媪云內翰遣介行且至矣亟草一紙屬德
父以竢不宣

繳繞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繳繞注繳音**增**赴球詩谷風凡

有贈贈也漢書注抹古救字**崑山**宋地理志隸平江府王半

機雲故名崑山主生玉也**慧聚佛舍**吳郡圖經慧聚寺在崑山

特秀昔高僧慧嚮梁武帝之師宴坐此山二虎為侍感致神人

縣令以聞武帝令建寺**香**更清風蘊遠亦香

方片雲挂石牀錫杖莓苔上秋林露翰削

郊韻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林露翰削

翁媪家雞嫩翁媪鳴社酒香

舟還次鄉縣下田已厭雨抵舍二十餘日水及半扉雞犬上屋而

雨脚猶未斷如西徐最高印字始欲懸釜而炊矣西樓之勝爽

塏不受暑時寒衣一登可以下視蜂蟻之隘而東堂雄深亦不惡

有登堂者當疑公狀貌魁梧也

水及半扉子瞻放鶴亭記熙寧十年彭城大水雞犬上屋

永嘉行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持戟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

虜公卿齊走如牛羊紫陌旌幡暗相逐家家雞犬驚上屋

脚未斷屋工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林懸釜而炊智伯陰結

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

塏注見卷一與不受暑少陵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寒衣柳子厚詩

苦熱中夜起蜂蟻之隘注見卷一與魁梧史記留侯世家贊

登樓獨裹衣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別去夜泊泖口迨曉乘便風挂帆絕湖而西薄晚次大姚闔閭城

已在望中矣孤舟獨行大澤葭葦中竟日不逢一人萬一雲霧晝

晦風雨作於半涉真叫皇天之所也嘗寓一書屬海鹽便介已登

几案否即日大暑蒸惟台候萬福其次闔門日正中暑甚遂移舟

虎邱少惕劔池上需一夕之涼而諸瓢空至袖中出紙求字者數

十輩殆欲腕脫長老從旁勞勉良苦某答曰所謂纏倒藤矣一笑

遂別還舍未幾瘡痂大作遣狀草草不宣

泖口吳郡圖經三泖在華亭境陸魯望詩大姚在吳郡東境

詩江國何年剝闔閭城吳郡圖經吳王闔閭委計於伍子胥使

里小城周十里開入門以象增叫天南史謝述傳述在江陵奉

喪舫流漂不知所乘小船冒浪而增海鹽馬氏通考海鹽

進喪舫幾沒述叫號呼天幸而獲免

今嘉興府海鹽陳闔門吳郡圖經吳王闔閭建城之始立陸門

省入鹽官唐復實闔門闔閭也謂之千人坐因

也謂之千人坐因諸瓢王半山重登寶公塔詩遺寺有門非

人謂之千人坐因諸瓢至李義山上崔相

諸語東坡贈杜介詩問禪不歸舍增至李義山上崔相

孤壺繞正此意也與半山詩增至李義山上崔相

京師注流唐書儒學傳增至李義山上崔相

所古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增至李義山上崔相

吏白曰旬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纏倒藤增至李義山上崔相

畱寓館置遂涉旬時喜過所望而叨涵多矣吾顏其厚耶方俟暑

退稍可當有就筆專馳一介看候又貶誨函省顧之厚喜慰當如何

制草得觀一時候王將相田處之故至於區區歎慕之意已見於

序引所陳不復云云更望少畱於此他日持送此帖舊

館置韓退之贈張籍詩吾顏其厚唐書劉蕡傳文宗

極諫是時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見贊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

而畏中官睡職不敢取被選者所言皆沈麟常務類得優調河

逐我畱吾顏其厚邪

原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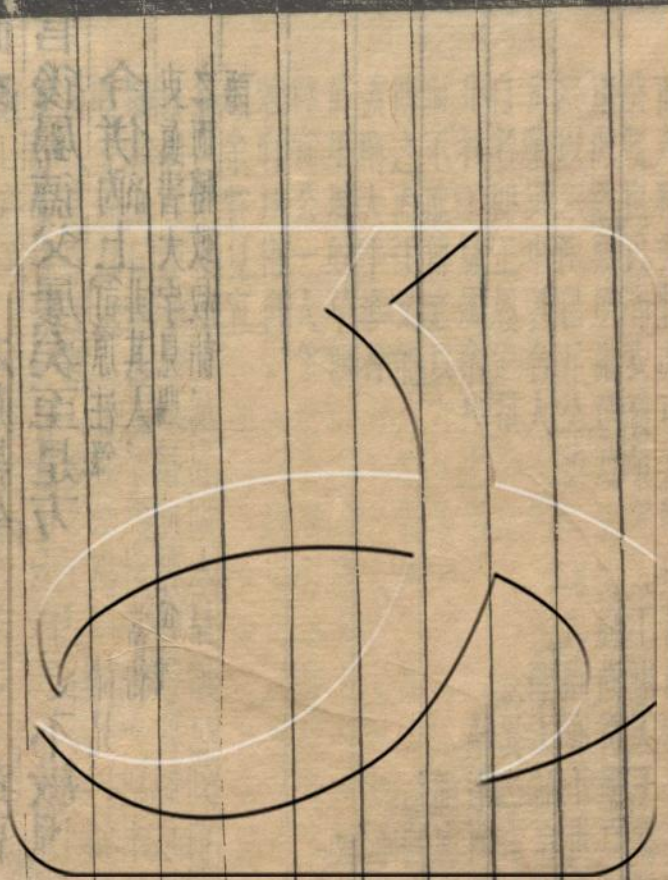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二年
十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員外郎從卿貳奏
事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徽宗望見公顧謂少
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言後遇過人老於文學者所不逮
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歎久之少卿頓首謝
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為知已擬立縮紳間益自
重澹然無所諧已乃登冊府尚符璽為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
終以不附己斥公於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為國子
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詔命坦明一時巨公出內外制
自名如王履道翟公孫者皆歎異之余一日過公公出內外制
凡若于篇屬余為之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
而不能傳之者以言曰能傳之而不能達者以手曰心能知之
而不能傳之者以手曰能傳之而不能達者以手曰心能知之
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於心應於手出於九重暮行
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若曉然如推赤心置於其腹中惟
陸宣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瞻思致逸發落筆于言至然溢稱
若有所相自宜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四方傳誦號為稱
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當上意者制詞往
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會公當制是夕御札趣進告甚急朝
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生日
賜物上曰無踰某矣遂命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
有入直學士院一揮而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
舍人直學士院一揮而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
公解衣拂案一揮而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
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為翰林學士敏初欲對淵聖嘉歎久之纔
悲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
浮蓋孔子所謂辭達遂論次以為公書首云

內外制序引去秋病後所作雖不工而平日向慕之誠意具載於
此矣闕十三字之藏累辱戒諭遂不敢留今併納上某自余即罷

官後屬德父屢矣至是方能遣送不敏愧恐

今併納上前原注錄公與請兄內翰帖云制詞索序引無乃
吏真書大字見賜按此帖為欲留制草原本因是欲留制草之
之而轉致叔誥屬寫副本見貽也知前闕行內是欲留制草之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二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三

與宮使李尚書

名握字德升

十三首

公辭郡甚善冀遂治渤海奏言無令丞相御史拘臣以文法宣帝
許之今日從臣守彫郡必度外有所為而待以歲月可冀尺寸之
功也若一人守之數十人伺之一搖手舉足便熬熬舊作熬為崇舊本
崇誤作固不若明哲保身之愈也

冀遂

漢書循吏傳冀遂字少卿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歲饑盜

用上以爲渤海太守謂遂曰渤海廢亂君欲何以息其盜賊遂

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

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

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增彫郡文復命掌諸公潛謂人此職
宜少便無獨郡庸以增熬熬漢書陳湯傳下至羣庶熬熬若之
自效韻會凋通作彫增熬熬漢書陳湯傳下至羣庶熬熬若之
而異其文古無是體也定是傳寫之謬

向來驛使致問遺便趨宜興鎮江矣比歸次城中與之遇攜與俱
還疲曳之餘信筆作謝至今負簡慢之愧復被誨存具審春序寒

燠未調台候萬福吾儕皆老矣日望公把一麾南來邂逅一見而

增 驛使

荆州記陸凱自江南以梅花一枝寄長安與范曄贈以

增 疲曳

後漢書馮衍傳年雖疲曳有名賢之風注曳猶頓也

增 軍府

力役增一麾出守語云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一麾如

增 武王

右秉白旆以麾之麾耳延年詠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官一

增 出始

乃出守謂山濤薦咸為吏部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擠遂

增 遊原

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遂為故事

增 梁

杜少陵夢李白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增 曾宏父

名惇時寄近詩可見賓客之盛然德爵之尊則莫有出公

增 右者

又示長短句二軸樽俎風流追繼前修想寓公不復賦式微

增 矣某嘗謂

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何必据虎背而坐而使

增 道傍人指

以為仙者而謂之樂乎聊發千里一笑

增 宏父詩

載見卷六與台 **增** 長短句 宋史周邦彥傳邦彥好音樂

增 韻清

蔚 **增** 前修 北史盧辯傳兄景裕謂辯曰昔侍中 **增** 寓公 郊

增 傳於世

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

增 特牲諸侯

不臣寓公 **增** 式微 詩式微小序黎侯寓 **增** 意適 東坡日日出東門詩

增 歸人以為仙

唐書倪若水傳出為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朝

增 休為大理寺少卿

廷尊樂人皆重內任班景倩自揚州采訪使人

增 日班公此行若登仙

吾恨不得為騶從 **增** 千里一笑 景仁書聊

增 爾信筆以發

千里一笑

某初欲倚公為東道主從後騎一覽赤城之勝願以世議迫隘連

牆不相請謁尚恐不免千里命駕賦世驚愚必不見赦坐此阻闊

十五年相望一涯但有企竦奉手誨具審春暄台候勝常目眚小

閒吞鍾乳丹砂固貴人所餌公燕居如齋無聲伎之奉以陽攻陽

祇益病耳非徒無益也

增 東道主

東道主傳三十年若舍鄭以為 **增** 赤城 洞天福地記天台

增 千丈洞

周回五百里名上清玉平之天即葛仙翁煉丹得道之

增 賦赤城

霞起以建標 **增** 連牆請謁 列子仲尼篇子赤城山色皆赤

增 千里命駕

世說簡傲門嵇康與呂安 **增** 賦世 莊子外物篇聖人之

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增** 驚愚 莊子達生

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曰省說文省目鍾乳本草陶隱居云然若揭日月而行也

中輕薄如鷺翎管碎之爪甲中無焉齒光明者善柳子厚與崔饒州書鍾乳產於石之精靈疏密不可知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由其精密而出者其窟滑以夷其肌廉以丹砂

微由記封禪書李少君言祀龍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黃砂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言祀龍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黃砂

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時復無聲伎奉岡南史張欣泰傳置宅南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耳

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

吳守報罷曾宏父必已詣郡學問文采守賢喜事家風凜然遂有

與晤言者章掾蒙推獎渠依青龍婦家富人陳氏趨台時其婦懷

姪陳媪留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度當至官下王孫不能自食固應

爾耶更望終賜游揚諸公閒俾遂寸進區區之叩

掾漢書蕭何傳為沛主吏青龍圖經續記滬濱旁有青

云因船得各庚信哀江南賦排青龍之戰艦青龍乃戰艦之

名或曰青龍舟孫權所造蓋昔時曾真命游於其地因各之耳

婦家富人甚美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陳餘者好儒術數游媪漢

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

高帝紀母媪文穎注幽州及漢中皆免乳漢書外戚傳婦人免

謂老嫗為媪孟康注媪音烏老反

古曰免乳不能自食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

產子也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

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游揚漢書季布傳曹邱生曰使僕

奉誨存大慰瞻仰即日歲晏寒令浸嚴共惟台候萬福某老境衰

殘夏秋感疾在膚革閒雖不至卧病而塊然危坐一榻之上奄奄

彌時殆不知有身世也一女弟新寡諸孤呱呱不能赴棊冬至後

方往視之遂由徑入荆溪莫橫山公居橫山密舟回詣城府親舊挽

留涉旬而後返方歲窮塞向之時扶僮衝寒弔死問疾殊不獲已

耳比澤方能具報草草不宣

贈歲晏楚辭雷靈脩兮憺志歸歲既晏兮孰懷予謝膚革禮

運膚革充盈漢書司馬相如傳卓呱呱而泣揚子法言呱

身之肥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窮窮於紀星回於天方回詩迅駛光

經羈角之吾其泣呱呱窮於紀星回於天方回詩迅駛光

詩歲窮風力緊衝寒奇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省書喜聞眠宿大佳某已遂首邱而公亦安於閒寂相望耿耿如太白之配殘月也

增閒寂

南史顧觀之傳書

增耿耿

邯鄲風相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白樂天長恨歌遲遲鐘鼓

初長夜耿耿天配殘月昌黎東方朔明篇東方半明大星沒獨有星河欲曙天暉暉太白談雞三號更五點東坡

大雅醞藉尊賢貴老自有家風寓公諒無泥中之歎相之猶

未造官殆是聞盜未靖之故福唐大府置家其中度無可慮者舉

之詩語益奇乃翁一部鼓吹也

增泥中

詩式微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鄭箋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寓於衛孔疏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

增福唐

唐地理志福唐上縣本一部鼓吹珪傳不樂

增鼓吹

經之鼓吹

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手

使臨枉誨飭具審履茲冬序台候勝常某聞公苦赤目固不如別

紙之詳大抵肝受熱則目病故醫療率用寒藥久之則害於脾不

能食雖少壯者亦難之公年幾七十寒藥豈可輒近以熱攻熱必作

障翳如書所云也近見一醫療王剛中刮瘻如神知公訪兩醫亦

妙手日藥喜慰此區區晨夕念望之心此帖善本在後

增刮瘻

瘻杜工部秋日藥府詠懷詩金篦空刮瘻鏡象未全痊

增妙手

吳融詩飛檄愈風知妙藥喜朝樞密帖

分違十七年心衰貌改可以想見而區區念德炯如皦日也即日

春寒台候復何如聞公苦赤目相之示書亦云方藥率用菊花芎

辛之屬此等公未嘗恐當宜大口唯有眼目跌坐存神守氣可不藥

而愈也冬溫如春令村氓無遠慮質衰褐一空而層冰積雪過

於窮臘饑疫相仍更有可慮者所冀慎疾以益壽福

增衰改

韓致光詩誰憐愁苦多皦日信有如皦日又至忽篆符

王仔昔傳帝禱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仔昔畫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焚符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

為官妃療赤目者一沃立愈坡翁志林余患菊花芎辛本草菊赤目或言不可食膽余欲聽之而不可

甘平無毒去風眩腫痛目欲脫淚出芎藭味辛溫無毒去風明目通九竅

腦目淚出其葉名藤蕪細辛味辛溫無毒去風明目通九竅

增 跌坐 婆娑論結脚跌 存神守氣 傳楚辭遠遊道可受兮不可

以存神守氣詩人傳 冬如春令 禮月令多傷國多固疾 層冰積

雪 楚辭飛雪千里 冬如春令 禮月令多傷國多固疾 層冰積

相之錄近詩見遺讀之竦然詞句溫麗不見圭角正似其為人一

門之內連枝秀傑可為公賀也舉之謂當一過婦翁可冀邂逅竟

不如所料似聞欲試科目高文碩學已籍籍在搢紳間又何必決

得失於一夫之目也

溫麗 東坡云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章蘇州上圭角 昌黎集石

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溫麗清深不及也 圭角 鼎聯句磨

去 連枝 李供奉詩東樓 婦翁 晉書衛玠傳時號玉人改時

增 科 目 唐書楊於陵傳有詔三考官止 婦翁 宋史曾從龍傳

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 一夫之目 昌黎答崔立之書其義以

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 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 夫

又知天台水潦之厄徙避猶未復也鄉州上田已槁死下田亦敗

於秋潦宜興山閒與杭湖相接連處往往漂沒比省妻母之喪至

餘杭道中猶有浮查在高樹如柳儀曹所云也天台並海亦復爾

耶

增 鄉州 接連 仲益家宜興之西徐距長興百里而近由長興至

長興即湖之屬 浮查在樹 遠步日西獨上愚溪渡頭水落村

徑成 廣韻 查在 柳儀曹 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少聰警絕

高樹 廣韻 查在 柳儀曹 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少聰警絕

順宗 卽位 轉尚書禮部員外郎 唐書百官志武德三年改儀

曹 卽為 禮部 郎東坡將至廣州詩莫學柳儀曹詩書教氓獠

海錯 豐餉 方移家 拯溺之初 又為公此費 拜貺殆不皇也 筆三十

枚并小箋 三百謾馳 上微費可當一笑耳 女子初苦痰飲 初不料

至此方少痺厥 竟不能出一言而去 設有宿誠 不過託其夫與子

耳李郎尚待遠次 必占去就於酒醴之間 敢忘設也 蒙問逮遂私

布之

增 痰飲 仲景金匱夫飲有四何謂也 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

飲有支飲其人素盛今瘦水在腸間 瀝瀝有聲謂之痰

飲厥厥行外及心脅也呂氏春秋為瘵為瘵注釋名氣從下蹙起上

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

禮忘設每置酒常為穆穆生設禮及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

稱疾臥申公自逝矣酒起之日獨不念先生之德與今王一旦失

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謂區區之禮

與張尚書

名登字瑩如

五首

茂嘉遺騎至所遺誨帖把玩三復具見存寵衰晚之意即日履茲

歲端恭惟台候萬福某久在泥塗故人方居天上雖榮悴了不相

關而聲氣之求不閒喧寂幸甚過望不可言不宣

增天上

廬陵內制集序念昔平生仕聲氣之求乾卦文言同聲

增喧寂

陸龜蒙詩趨時與陸龜蒙詩趨時與

別紙開諭重悉今日之急兵與賦而已屬者南北解仇上下厭兵

姑為息肩之計唯高才獨當天下之急務某頃嘗居此官為國用

之大蠹如三省吏祿有一輩請十七色錢者諸將之兵或淪於異

域或去為盜賊或死於兵火無慮數萬而名籍不除馳坊車營務

無一車馬而廩於官者千餘輩如學官書局禮樂之司尤為不急

版曹坐視太息莫敢誰何故於謝表具言其事庶幾朝廷解絃更

張少寬徵斂之急省書有不自專之語唯某能識公此意也

息肩

左傳襄二年子駟請息肩于晉後漢光武紀初帝在兵

急未嘗復

三省文獻職官致謂中書門下尚書也唐書劉祥

言軍旅

三省文獻職官致謂中書門下尚書也唐書劉祥

刀筆

三省文獻職官致謂中書門下尚書也唐書劉祥

紛至

三省文獻職官致謂中書門下尚書也唐書劉祥

可鼓也

三省文獻職官致謂中書門下尚書也唐書劉祥

附戶部尚書謝表

三省文獻職官致謂中書門下尚書也唐書劉祥

備數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掄材計省參榮八座之聯中謝竊以
舉天下版圖之繁治邦內經常之費任土納四方之貢持衡居
五貨之平輕重相權上下與足承平歲久奢泰日滋好大喜功
悅新厭故遂底魴魚頰尾之害馴致辟羊羶首之妖萬乘蒙塵

不備純駟羣氓擠壑不糝羹藜當屬能臣共圖國計顧夷傷之
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掛空文三省之司存猶仍
舊貫吏部毀法添差之允公車上書特補之恩學校儒官尚崇
文具圖書冊府當俟太平畫餅空餐畫漫浮食在宜和固已如
此至建炎益又甚焉自非獨令改制一清流弊之原何以富國
裕民復見中興之盛願如臣者自視缺然智力已窮憂責彌重
若為報稱不負使令固嘗欲奮身上副君父責成之意恐不勝
側目必致斯人妄作之凶茲蓋伏遇皇陛下親臨諸將征伐
之師盡得斯民利病之實除苛解嚴黜聚斂之臣救弊扶傷塞
僥倖之路閱茲邦用深軫聖情夫何么麼之妾亦預揀求之數
苟操刀而立斷初無畏首畏尾之虞
則解絃而更張庶有足食足兵之望

某久安窮陋雖不相聞而一時名德中外所向固不必尺書啟問
而後察也即日冬序早寒共惟台候萬福某妻母年幾八十得疾
卧山閒不獲已扶憊一詣而寓舍在境中小舟由徑若販夫賈豎
逃免征輸不敢踐冠蓋舟車四達之路東道主乃平生握手之舊
望之若霄漢然匿形避影淡日而反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增名德 晉書庾亮傳亮以名德冠蓋如雲西都賦冠蓋四達戰國策樂問對燕王曰趙四達之國也東道主李尚書帖魏文帝詩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衢

增匿形避影 漢書孟嘗傳嘗單身謝病躬淡日宰縣治象之

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注從甲至甲謂之
淡日凡十日挾與淡同國語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淡日
向傳進端殿踐樞省豈唯區區喜可為天下賀也久之乃聞尚畱
京兆侍從久次僉論所屬固自應爾況如白首故人尤有望於綈
袍之舊然冲天之羽必在三年不飛之後也

增端殿 據親情帖稱端明知為天下賀既至拜公於軍門其

為我前所稱怨於天下賀也後京兆所書地理志京兆尹府
所稱為我前所稱怨於天下賀也後京兆所書地理志京兆尹府
尹不常置以待制以上充掌尹正畿甸之事按京兆即京尹之
通稱也南宋以綈袍史記范雎傳雎既相秦范叔聞之為微行
臨安為京兆以綈袍史記范雎傳雎既相秦范叔聞之為微行
衣間步之耶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何也須賈大驚謝罪
庸貨須賈之意哀之賈門下飲食日范叔固無恙乎范叔曰臣
睢日公之所以相舍門下飲食日范叔固無恙乎范叔曰臣
天史記滑稽傳齊威王時喜隱好淫樂諸侯並侵國且危
三年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親情桐廬簿惠暱常州宜興縣人其家卜以十一月葬其祖暱欲
一歸視其葬輒告端明乞一催軍器差檄至常旬月閒復還官次

養生送死人道之常而拘於官簿不得輒去有望於門下故不復避干僭之罪也

增親情見張文昌詩鄉里親情相
增桐廬桐廬縣志本漢富春縣
縣宋地理志建德府本嚴州太
平興國三年桐廬自杭州來隸
兒姪詩吾宗凡九
人繼踵昇官次

與胡尚書名交修字已茂
方見周惇義云公行有北門之召已聞詔追殊慰僉屬暑溽共惟

台候萬福某方向馬首之東遣書橫林道中被誨勤懇益見記存

之厚樞省虛位位聞超拜別行展慶不宣
北門表唐書元萬頃傳武后諷帝召諸儒論撰禁中朝廷疑

增馬首東首左傳襄十四年荀偃之命未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增勤懇司馬是瞻樂鯨曰晉國之命未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某用新舊蠶細雜木築一室歲前當人居之間公大木數千章方
自儀真來而召節已行矣昔白公丹竈敗之明日忠州刺史除書

至殆此類也

千章漢書貨殖傳木千章竹竿萬箇
宋初升為建安軍大號郡曰儀真
真州治揚子縣政和中號郡曰儀真
知州圭干功失毫釐先牛彈指起姪女隨煙飛始

玉堂視草金華進讀極儒者之榮樞庭黃閣自此超進且位非常
之聞也

玉堂視草金安遺事太宗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素練二幅
時上謂宰相曰他日為翰林中事也今龕在玉堂前楹之上

劉元城語錄玉堂兩字人多不解此出李尋傳玉堂殿名而待
英廟嗣位乃命徹去元豐中待詔黃門故云久污玉堂之署至

門沈存中筆談故事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則具衣冠據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黃閣相聽事日

黃閣杜少陵詩
別去屢見除書造外不即贊喜新政蒐拔淹滯如已茂老成持重

別去屢見除書造外不即贊喜新政蒐拔淹滯如已茂老成持重

擢居要津可為朝廷慶也即日秋高恭惟台候萬福某蒙恩收召已解郡紱更旬可至國門即遂叩謁

增贊喜周禮秋官大行人賀已茂鴻慶本集胡尚書行狀已茂從子世將者相繼起更掌內外制同侍講讀俱為端

增持重後明殿學士播紳敢豔為江左衣冠之冠何其盛也

增要津津子美詩賓從雜選實要津

錢塘報聞亟解去更聞委書勞苦嘗草草具答矣比還山中親客相過將迎彌月及是方小定不有脫嗣音非敢懈也即日恭惟台

候萬福閒會稽回祿居第不至驚擾否北扉代直行且即真遂登政路庸慰延望

增錢塘至錢唐臨浙江錢塘縣志唐改唐為塘

增親客歸田

增將迎謝康樂詩

增會稽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

增會稽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

祿柳儀晉賀王參元失火書京師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皆不

敢道足下之善今幸為天火之所餘蓋

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

陳確傳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幸相智布使客告以將即

比聞榮躡八座意謂記室豈少一紙之書故不果進賀秋暑不審

台候何如少意德發字孫朝請學博而行高久安閒散去年全真薦

之舊特未也故不能無望豈非一鳴驚人必在三年之後耶今因

其行輒草草上狀

八座劉洵傳八座比於文書二丞方於管轄杜工部詩遷轉五

州防禦使起居

與致政楊尚書中修二首

新書聞季高劉侍郎名已為鏤版序引容少紆思納上第畱一兩

版見待不嫌少緩也小兒蒙期待之過衰老追懲往詣但欲教咸

耳一笑本此在後增新書謂切韻類例教咸漢書陳萬年傳子咸年十八以萬年

嘗病召威戒於牀下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

別去彌月時奉誨飭喜聞殘暑台候勝常序引納上衰老廢學技

止此耳大意言類篇集韻數巨公更兩朝而能成公因之作類例

啟悟後學又以公平生大節附見一二致夙昔向慕之意

技止此柳河東三戒黔無驢虎見之以為神他日驢一鳴虎大

後終不敢搏稍近益因跳跟大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原切韻類例序附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間遇古字讀之不始得顏師古

音義從老先問焉數十日而後能終一賦於是唱然歎曰

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無不記也相如奏賦夸

苑囿之大固無鬼冢神林萬里海外荒怪誕幻不經之說尚書

給札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肝腎之賦

奏天子見此大說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摘句分章之助而

流傳數百歲後班固孟堅制取其要顏師古為之過也韓吏

往云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所習履常路故讀書綴文

趣了目前不求甚解至有伏獵特郎弄聲宰相貴為公卿遺臭

千載可為太息宋沈約高僧然古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

難字龜圖鳥迹之遺高僧然古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

善獨在雌竟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

流水高山一覽如素習宗密也引農楊公博極羣書尤精韻學古

顯用矣會大還東國欲用為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公階擢三衛且

也明有旨切韻樂與劇談世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於是

出平公叔增口韻學自許慎而後平四家總詔翰林學士丁公

成以賈魏公增口韻學自許慎而後平四家總詔翰林學士丁公

與張侍郎名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六首

異時窺見一斑因疑當知公不在餘子之後分別俯仰二十年恍

如隔世而貴名暴白又如青天白日在十日之上也即日冬序晏
溫台候何如某潛深伏奧姓名不復至公卿之門如聞存記流落
每玷議論之餘遂遣一紙而不能以累幅為禮也

一斑晉書王獻之傳嘗觀門生榜補曰南風餘子後漢書
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稱曰大兒孔也**增**隔世東坡答謝舉廉
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綠祿其是數也**增**平復舊神自還海北見
敢復親舊惘然如隔世**增**青天白日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之
日奴親舊惘然如隔世**增**青天白日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之
知其清明晏溫**增**祀志汾陰得鼎禮祠迎鼎至中山晏溫有黃雲
注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為異也**增**潛
深伏奧去潛深伏奧與時世不相聞

自公冠殊科旋躋禁路而某已除籍為民遂不相聞屬者就閒雖
大鬱羣望而進道益德盡閱天下人物於無適莫之中他日進服
大寮如梓人之用羣材豈復僕僕於一試願以餘年向盡恐不及
見功名之盛也

增冠殊科宋史九成本傳紹興二年策進士詔直言者置高等
九成對策言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遠佞

防姦中興之本也今問巷之人尚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
為天子昏無以定晨無以省感時悽愴可不思其所以乎擢置
首**增**禁路秦淮海詩衣冠紛除籍籍不得人朝請宋太后除嬰門
傳被病告滿二十**增**就閒閱人昌黎上宰相書彼之處隱就閒
日御史言當除籍**增**就閒閱人昌黎上宰相書彼之處隱就閒
學授鎮東軍命判提刑張宗臣欲速捕數十人曰左相封來九
成曰主上恤刑公不體刑張宗臣欲速捕數十人曰左相封來九
門者多為眾出其梓人柳東梓人傳裴相耶宗臣怒投檄歸從
吾善度材其後京兆尹將人款其門願備除宇而處焉問其能曰
人左持引石執者而中顧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
曰斧彼執者而中顧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
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莫敢慍焉余園
視大駭繼而難曰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
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
矣

每得參政兄書張參政各未嘗不歎服高致也賢者或仕或已自
繫公道通塞喜愠固不在我也江表氣候不齊所冀為斯文尊生
舊本自厚以仁亨復

增參政按宋史張守節守宇子固帖中原注曰全真是其
表魏志文帝紀以荆揚江表入郡為荆州孫權領收故也庾開
府哀江南賦吳歛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

內讀三

風雨五十年
中江表無事

南北阻絕瞻翹莫喻此心伏奉誨函具審春寒台候萬福盛名之
下四海所瞻翹而後張一飛九萬其孰禦焉馳頌之私朝夕以冀

南北阻絕 委曲九成人議和秦檜曰且成檜此事立朝須優游

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令司諫詹盛

名之下 其與宗杲善談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令司諫詹盛

夫名高則責望深備張 注見卷一與九萬 莊子逍遙遊鵬之徙

實不副則譽告深備張 注見卷一與九萬 莊子逍遙遊鵬之徙

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萬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

參政兄諸郎晨夕待談燕子韶存記衰老每挂齒牙之論區區愧

謝遂草一書占敘感悰重雁賜報圓絨累幅高辭偉麗健論英發

無左官戚嗟不偶之歎讀之竦然汗出別後學力乃至此耶拜賦

彌月開闔百過字欲漫矣猶未忍藏之什襲中也

增晨夕 陶靖節移居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析齒牙之論謝眺傳

辰美景曠詠遊遊登臨山水以談燕為事

眺好獎人才會稽孔穎粗有才名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表以
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
獎成無惜**增**圓絨 唐語林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時吳興守錢徽
齒牙餘論**增**圓絨 吳郡守李璣悉生平舊交後元徽下裁答信
參共酬唱多竹筒盛詩往來東坡答陳季常書鐙下裁答信
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都中作皮筒送去按圓絨師古注漢時依
類所謂**增**左官 漢書諸侯王表序作左官之律師古注漢時依
仕諸侯為戚嗟易離六五出涕**增**不偶 漢書霍去病傳諸
漫 後漢書顧衡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穎川**增**什襲 闕子宋
得燕石於樞臺之東歸而藏之適至於刺字漫滅**增**什襲 闕子宋
齋七日以發寶革置十重緹巾什襲客見之掩口盧胡而笑
某塊處窮陋追訟昨非凡平生一言一動皆招尤速累之根本年
來稍從事佛書拊卷悵然如見舊國故都至於感涕意謂向上一
路不在文句中而所閱桑門千百輩無可晤語者子韶當是箇中
人也

昨非 淵明歸去來辭實迷途**增**招尤速累 昌黎感二鳥賦雖家
而速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增**招尤速累 昌黎感二鳥賦雖家
累 舊國故都 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

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

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龕曰此若先人之冢其哭不自禁

向上一路路幽州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獲捉影桑門賦張衡西京

五臣劉良注此二季柳下惠桑簡中人蘇軾詩平生自是簡中

門無垢居士心慕楊文公之學有傳師語要至公數曰宗門

錄人與申造徑山議及格物師曰公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公

頓領西公丁父憂過徑山次僧乘釣者謂議及朝政竄師衡陽公

安置南念丙子放還道次僧乘釣者謂議及朝政竄師衡陽公

公頌之師是賊子放還道次僧乘釣者謂議及朝政竄師衡陽公

吾獨之何處摸索說念賊魁背作面無掘衣子何歸錄遠來惟

念無覺何處摸索說念賊魁背作面無掘衣子何歸錄遠來惟

下風戴皇天石土實聞君之言最盛特在下風而佛堂空

空傳錄汾州無業禪師聞馬祖禪門最盛特在下風而佛堂空

與周侍郎名執羔字表卿言如鐘乃曰魏巍佛堂其中無佛

歸宿田里榮悴殊塗只有望塵之歎即日冬寒台候萬福某餘年

向盡志節衰落皆非故我獨有衰暮思故友此心炯炯不宣

歸宿田里東坡與陳輔之帖萬里海表不死望塵胡樞密帖二與

故我東坡答李端叔書足下思故友昌黎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思故友昌黎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友思故此心炯炯少陵偏仄行徒步翻愁官

異時廷唱公與沈元用相先後耳沈已登侍從而公佐小邑於宜

黃孜孜奉職澹然無幾微舊本無見於顏面及從公議稍申入踐

禁塗進小宗伯行且大用而雅量渾渾不見小異大不榮小不辱

來不拒去不追真一世之標表也

增見顏面韓文顏作言獨無幾微世進小宗伯鴻慶本集右朝

君廷後墓誌廷後生子曰執羔官和未徹宗御便殿策以當世

制敷文閣典五雅量晉書謝安傳安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

大州為方伯雅量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說

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增渾渾揚子法言虞夏之

歸乎舟人承言即迴服其雅量增渾渒書渾渒爾商書灑

灑爾周書灑爾班固通幽賦注增大不榮四句內翰第五書

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標表東坡趙清獻

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人世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標表公神道碑宰

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

原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觀時以尚書員外郎

參詳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二人臚傳一

出自天子至於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闈寺官伯持楮執千宿衛
之士皆指目歆豔以為寵明年太學選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
為博士行且向用矣會乘輿幸江淮區內倣擾百官奔走失職
頓仆道路表卿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黃丞以
歸有節表卿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
於瘡痍塗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無四方
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於塵埃筆楚間且代去矣又增
治垣屋繕器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愠喜殆
量其心也未全

比上狀旋領報音具審即日殘暑台候萬福公方處顯分領劇曹
四方之使持書闈門者踵相屬矣風義之篤不忘雅故占詞累紙
翰寫肺腑祇如在宜黃時何其大耐官職如此也反復厚貺但極
歎仰不宣

顯分劇曹劇曹各三字為句言處貴顯之分領繁

貨志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之文及顏師古曹輩分出之注
是讀分字為如字截屬下可則上文方處顯句既不成語而以
劇曹為曹輩之曹乖增關門然踵門說然相親風義李商隱
違更甚宜亟正之增雅故漢書燕王澤傳大耐官職宋史向
詩平生風義兼師友增雅故今呂氏雅故大耐官職敏中傳
不敢同君哭寢門下待郎李宗諤當對帝曰此殊命也敏中應甚
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李宗諤當對帝曰此殊命也敏中應甚
喜卿往觀之既至門闌寂然宗諤徐賀敏中但唯唯既退使人

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晏否亦無一人明
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自公領三銓洗手奉職如在宜黃時治蹟藹然人人蒙賴矣某頃
嘗居此官條格只在羣胥佩囊中意所予奪郎吏不能措一辭於
其閒但仰屋歎喏而已

三銓唐書職官志唐制選部例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各分

手奉職昌黎胡良公傳執羔嘗權吏部侍郎於執羔歷官不及銓
洗

嘗居此官鴻慶本集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承流支郡方叨左省
條格予奪三載黜陟之文周官羣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條格予奪

條格予奪當子甲授乙他關居數日吏教丙詔甲負某事不當得公召乙
條格予奪文書而巳由是仰屋宋史富弼傳老臣無所告訴歎喏漢光

辱餉蜀笈奇甚謹以下拜豈應恩恩點汚也遣介時初欲薦微費

而公鼎貴不敢恃平素觸冒及是拜賜滋舊本誤見存省之厚他

日亦不復自閒外也此帖舊本在上二帖之前

增蜀箋蜀箋諸蜀箋體重一下拜信安郡王帖恩恩點污半山

酬王微之贈池紙詩恩恩點微贊微贊東坡饋歲詩貧者愧不能

汚亦何忍嘉賜但覺難為辭微贊微贊出春磨次公注微贊微

篇贊亦作擊鼎貴石顯與日顯鼎貴上信用之

日伴南轅真小舟郊見屬聞嚴名倍道馳去欲寓一書亦不及殆

是交一臂而失之也大暑共惟台候萬福某歸田十五年安於所

習杜門面壁以盡餘齒第未有字有脫見之日祇益惆悵不宣

增南左傳宣十二年嚴召庚信為祀公讓驃騎表伏願覽

池特收嚴交一臂莊子田子方吾終身與汝歸田杜門東坡

嚴召嚴交一臂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歸田杜門東坡

傳車獨行萬里辭親而去想見倚閣之望神明擁衛按節來還朝

登禁門持橐入侍暮歸田舍綵服而趨儒者之榮有過此者乎尚

冀厚自持以竚參樞之拜

增傳車左傳僖三十三年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使遽告於鄭

增獨行萬里宋史執羔本傳孫性檜御史劾罷之六年起知

孟州倚閣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去而晚來則按節子

賦按節未舒師古持橐漢書趙充國傳安世本持橐簪筆張晏

注按節猶強節也持橐漢書趙充國傳安世本持橐簪筆張晏

所紀也綵服戲匍匐於父母前曹子建靈芝篇伯瑜年

七十綵衣綵服戲匍匐於父母前曹子建靈芝篇伯瑜年

比上問審已關聽春序寒燠不常台候復何如傳聞典貢舉亦儒

學之至榮但南渡已還人物凋謝文詞散轍非公在場屋時比也

然一經題評便為世準當復少變乎瞻見未期為斯文自重

增典貢舉執羔本傳充賀金生辰使南渡趙應天備法駕受命

臨安府題評少變司命李自與韓荆州朝宗書南渡趙應天備法駕受命

傳知嘉祐三年貢舉時士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歐陽修

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舉事向之器薄者聚謀馬首然場屋

注許劭月且評未合

注許劭月且評未合

胡令受代從妹將雛先歸云林憲罷去已絕榮望矣公為力取漕
臺一章比趨銓曹更蒙主張無復畱難之吝小官孤寒有一時遭
逢之異他日當銜環吐珠以報區區空者何足論酬

增

將雛吉樂府隴西行鳳皇主張莊子天運孰主張是孰綱孤
寒晉書陶侃傳侃上表臣少長孤寒始願銜環楊寶嘗見一黃
雀為鳴鵲所搏墮於樹下為蟻所困寶憐之取置巾箱中養
之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數日乃去其夜寶
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為鴻臚所
搏蒙君採濟以白雲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為鴻臚所
如此環矣寶生震震生乘乘吐珠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珠
生賜賜生虎四世為三公焉
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室
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求夫劍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
索取而放之問三日池邊得
明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耶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三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四
與宋侍郎字德謙 二首

向來頃

當是頃蓋二

蕭寺伏蒙臨門墮刺情誼之重存賁先及而

馬首遂東不克道路必照其非慢也分違十年榮悴殊致不敢以

姓名納於左右即日大暑伏惟台候萬福某心衰貌改非復故吾

接奉何時但極瞻仰

增

傾蓋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刺之閒傾蓋而語終日
何則知與蕭寺李肇國史補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墮刺

高才雅望榮踐禁途輿論欣恆豈特故人之情尊公抱經濟之學
坎壈於時遂先朝露天定勝人固知有在也

榮踐

陳子昂梓州司馬楊君碑游鳳皇之

輿論梁武帝紀

或素定懷抱坎壈鮑昭結客少年場行今朝露漢書蘇武傳

或得之輿論坎壈鮑昭結客少年場行今朝露漢書蘇武傳

何久自苦如此魏陳思王求天定勝人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
自試表嘗恐先朝露填溝壑
與張侍郎字養正十首

某投昇荒僻謂當進一紙之書而身外無窮初不計喧寂徒有區

區朝夕念望之勤聲聞缺然遂成通慢不敏之咎即日薄寒恭惟

台候萬福某衰老作病絲延兩時今則有閒矣猶未堪作勞歲晚

當卜一見不宣

增一紙書晉劉弘都督荆州咸日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注**增**身

外陸機豪士賦挾非常之勳豈識夫功在身外即浮雲**增**缺然史

公報任安書關然**增**通慢李令伯陳情表詔

去冬江上紛然人人具舟楫而早乾之餘途窮無所向今冬遂晏

然無疾呼急步之警而歲饑又可憂者赦文念挽舟之勞許免科

拜於西郊者何不挽一絳從何易于舊本訛後其舊作其或有補

也

增疾呼急步韓退之曹成王碑府中不聞急步疾**增**儒冠史記鄒

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增**挽絳唐書何易于傳易于為益昌

來者輒解其冠渡溺其中**增**挽絳令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

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絳易于腰笏身挽朴驚問狀對曰民

比造門屬公養疴謝客延之卧内一望履約實慰區區伏承令嗣

攜書臨寵偶出不獲拜辱甚恨春寒台候復何如某歸舟已次田

閒方釋肩遣狀草草

卧内史記信陵君傳侯生曰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

卧履約莊子盜路篇願望履幕下可馬鹿本幕區區抱區區懼

君不識察

之美通判奄終壽祿手足之痛哀慟何及然眾醫侍疾二鉅公治

喪全真資政泊哀榮終始亦復何恨所冀自廣

公手足誰無兄弟如足如手眾醫侍疾告諸醫侍疾無狀者鉅

資帖公道之常至於衰榮則無憾矣之美家累千金壽登七紀

屬續之目二貴侍喪可謂哀榮按亡

大資公薨謝奄終七供太山梁木之壞士大夫相痛弔失仰非獨

公兄弟之情也大資屬續時所謂坐脫立化者雖大善知識不能

過也及夢中拊緒孫歸見公辭訣而去精爽不昧正如仙佛所之

也

七供注見卷一與孟少傅帖又北齊書孫靈暉傳為國子博士

太山梁木禮檀弓孔子蚤負手曳杖道遙於門歌曰太

坐脫立化葛長庚雲會堂記葛仙公曰神屬續儀禮既夕屬

有立亡者居多南都新書志開和尚早參臨濟晚任灌溪乾

七年夏忽問侍者曰坐脫者誰曰僧會乃行

鄧隱峰倒立而逝後善知識命供養善交事善知識彼善知識欲

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詩極彼善知識妙藥應所投

醫者言公宿恙已去體但調護食飲進所嗜則復其故矣況逝者

已在仙山佛國中區區刻舟亦何補於

適聞寐亦不敢求通俟公痛定別卜一見

仙山佛國訂始記秦始皇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

寺修淨土院記中國之西萬數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

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眾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

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東坡和陶

詩仙山與佛國刻舟注元卷五與痛定之昌黎與李翱書如痛定

何能自處

某頓首上啟哀情習嬾老人遭患難不計書問之數疏也即日薄

寒不審台候勝否伏惟萬福比過吳中姻舊苛畱遂至投轄既得

脫去戴星倍道馳還而鄙事滿前撥遣猶未去殆不如客路之脩

然也恩恩且通一問不宣

苛畱漢書成帝紀流民欲入函谷投轄脫去

當對尚書有期會狀增撥遣深惟當撥遣之耳恩恩王彪

為續四

三

某再拜伏承宿恙痊除體力尊安寢飯宜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

而令人啟殯必深感動所冀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增寢飯莫退之贈元協律詩管管**增**令人宋政和間詔郡縣稱君

是定制命婦人等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

大夫以上封宜朝奉朝奉以上封人尚書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

某再拜令人出就敢途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露野次之時

且飭諸郎護送他日裹奉拊棺一慟而別固未晚也

增敢途禮禮弓鼓塗龍輅孔疏鼓叢也謂以木叢棺而四**增**暴

露左傳襄三十一不故云不露襄奉左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

而承事於其尊者之義襄奉事杜注襄成也說文奉承也以卑

某皇恐本欲一訪親席第已次城闕必有造請非一日不能辦當

俟大葬具舟詣冢舍瞻送矣悚汗悚汗

城闕詩子衿挑兮達兮造請漢書張湯傳造請

與向侍郎今在城闕兮造請漢書張湯傳造請

屢聞顯擢深以賢者得路為喜而老嫻不果遣狀為愧即日溽暑
共惟台候萬福薌林草木無恙否當用衛公故事日報平安耳一
笑不宣

增賢者得路後漢書循吏傳王渙曰枳棘非**增**薌林宋史子諱

六十年號所報平安一枝雞長數尺相傳令其寺網維每日報

居日薌林

原薌林銘序

兩制轉運使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向子諱博極羣書尚友千載

治一室植眾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

未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閒年四十餘上書謝事徘徊玉笥之下

塗水之湄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藝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

羅生堂戶蓋真得所謂薌林者則於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

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為江東轉運使明年徙

兩浙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薌林之意土嘉歎

顧動色於禱盛哉未嘗有也子諱

李郎得官湖外以穉女遠去為念嘉興酒局今聞增羨已應僻法
而公領版曹早令即真為幸家書一水可通無萬金之難衰老受

約讀

四

賜也此上似另為一帖舊本與下段合併今伏蒙遣介貶賜誨帖

喜聆餘寒台候萬福聞公辭祿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

獻言輒請上方之劍此處上下不相公獨視之如敝屣足為吾道

光也新詩偉麗三復歎仰不謂窮老復聞韶濩之餘音也輒復和

答當一笑詩本集

增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即真謂真

韓荆州書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

與五九兄提舉六首

新粟崖蜜亟拜重餉病餘遂有食新之喜幸甚百梨甚美方悟唐

人所謂釘座者其中未必然也單德成蜀箋未嘗見之既無左太

冲之文安得輒增十倍之價併蒙馳賦莫喻感哉

崖蜜訂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別有土蜜木蜜冷齋陸士衡有

賦云朱監崖蜜士衡也按今鬼谷子無此說然略記陸士衡有

衡致語當有所自食新左傳成十年晉侯召桑釘座唐書崔遠

為人致目曰世慕其蜀箋花王剛中成都不食新矣釘座唐書崔遠

者不薛濤以紙為業左太冲晉書左思傳欲賦三都遂構思十

便服人競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十倍價訂于鬢日人有賣駿

馬者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此三且立於市人莫與言

聲問不相聞忽復徂暑使臨枉誨具審台候萬福傳聞得新第在
八兄之旁羣從往還遂可追烏衣故事又聞貴將飭數輩挾厚資
并兼此一方不免有近賦之歎也

第漢高祖紀賜大第孟康注羣從鴻慶本集孫公墓志朝議公

衣訂方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不以放達為行世說謝道

衣衣宅南與勝覽烏衣巷在秦淮南去朱雀橋不遠王導自卜烏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衣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貴**將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獨擅一壑想同此適也

穰田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獨擅一壑想同此適也

穰田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人學佛者皆願生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安在哉如兄清心寡慾澹然無求一出火宅便是極樂國

增終焉

南史劉慧斐傳游於匡山遂有終焉冥鴻揚子法言問

增寥廓

平寥廓而羅若猶明已翔啾啾狂鬧

增佛事

篇凡夫造業之地譬若小器聚極樂世界以七寶莊嚴無

增地獄

餓鬼畜以至蝸飛蟻動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穢雜

增故名

淨土其人皆蓮花中生不長生不老者食宅宇隨意化其

增無一

切苦惱故各極樂世界火宅訂法華經三無界無安猶如火

增經長

者以牛車羊車鹿車清涼山雁門郡五臺山也歲積堅冰

增立門

外引諸子出離火宅清涼山雁門郡五臺山也歲積堅冰

增夏仍

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山雁門郡五臺山也歲積堅冰

增坡詩

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雁門郡五臺山也歲積堅冰

增辱貶

教具審寒雨萬福某以妻母訃至亟往省其喪已卜遠日矣

增畱視

封窆而還去家彌月百為未集又屬時序酬獻之穴亡女葬

增送已

改用十二月庚午重蒙存省第極感咽

增增

下遠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左傳宣八年禮卜葬先遠

增增

封窆儀禮注窆下棺也韻會或百為百為書多方至於

增增

日辟不懷也

增增

作封見禮檀弓喪大記

增增

懷也

增增

懷也

增增

懷也

增增

懷也

增增

懷也

增增

懷也

增增

懷也

增增

懷也

增增

懷也

增增

懷也

增增

懷也

增增

懷也

開亡女葬送鴻慶本集祭女二孺人文與汝為父子二十有一

吾兄多男子頭角嶢然皆足以寄門戶投老就閒不交世事可謂

盛福某少兄一歲年來多故喪祭醫藥種種關心殆無虛月勞生

可厭比因醮謝作一青詞末後數句如貴賤貧富壽夭之數固有

定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區區本

志可見於此

多男子莊子天地篇堯觀乎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

附原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庇羣生蟻塵微上干洪造伏念某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冥行妄發罪無歸倚寓馬迹一息之上而荒萬里未知稅駕老幼百口狼狽無歸倚寓馬迹一息之上而得免燔燹上薄煬突久燥欲焚天誘其哀夜中驚爆應時救護齋心啟許前兒壽胡氏猶子強宗三被危亦獲亡恙皆臣弟福於後身待妾鍾氏又以昭告婦劉氏頃緣幼女早逝願追祇奉靈科虔誦祕文熏修菲薦或仙聖靡隔塵凡哀憫手足急難之情保全駒犢孤危之命或仇儂之際若幽顯之聞徐回禮之災消弭星之厄仰憑帝力式副私願俯輸危懇用伸報首投誠魏之天莫可管窺而區區之誠庶幾芹獻洗心歸命稽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癘疾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

與石提舉

久安田里浸忘事大之恭荐蒙遣騎貶賜誨飭慰藉深厚啟讀三過踉蹌殆不遑也具密履茲餘寒台候萬福某屏遠卧病莫償一

見之願臨書惘然

讀三過杜工部暮秋蒙裝道州手札遣興寄遞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郵須滄海海靈運詩御祿反窮卧病之禍及人謂之病注病寢深也謝

與鎮守劉侍郎

字季高 二首

仲脩揚尚書字詣大府欲寓一紙坐對彌月恩恩就別遂復不果伏蒙損誨具審台候勝常京口重鎮自吳大帝築壘號鐵甕六朝南北之限尤荷北固為重今日兵火凋殘之後正當尊寵守牧付之便宜不從中制數年間勝兵可使足當一面若但令奉法循理不及度外季高求去之果固其所也

京口重鎮

京口重鎮京口重鎮置刺史鎮下邳而京口有留局其後徐州或鎮盱眙或鎮姑熟

皆置留局於京口至六增吳大帝語人曰吾觀孫志漢使者劉琬

才秀明以此地為重鎮不唯中弟形貌奇偉骨法不恆有大貴

鐵甕鐵甕取以喻城似為非類乾道辛卯子過蔡子平置燕於江亭

限隔南北虜軍豈能飛度按南朝防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

齊宇文周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
及隋初也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
號曰北固山南徐州記云城西北有別嶺斗入江壁舊北顧以理而
梁高祖云作鎮京口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為壯觀以理而
顧望之顧便宜漢書蕭何傳輒以便宜從事
戰國策須賈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當一
止成大梁臣以爲不三萬孫子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當一
面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將之法循理法循理不挂世網奉
度外後漢帖言度外謂職制限度之外得自便宜展布也舊注引
茂老年胡松樞密坐上問伯高少卿逝去驚呼失聲方欲奉記省
又承伯仲字或當高亦遇疾不救手足至情變故荐至何痛如
之某杜門待盡無由一詣少紓朋友之哀所冀抑情自廣勿戚戚
於既往幸甚

驚呼

杜少陵贈衛入處士詩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蘇文忠姪安節遠來夜坐詩畏人歎坐成癡鈍問舊驚呼半死

生曾失聲有禮檀弓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手足後漢袁譚欲攻

兄弟左右手我勝乎朋友之哀禮檀弓朋友之外

與平江守王侍郎

名煥字顯道十二首

某投老復還農圃謂不復見公矣越國家舍一望車馬之塵實慰
區區冬序早寒恭惟台候萬福藩翰小駐輿議缺然日仁詔追別
行展慶

越國家舍 鴻慶本集秦國夫人墓志云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

村越國夫缺然 莊子逍遙遊堯讓天下於許

外臺羣胥軒縣守宰事之如部使者押綱使臣盜米十萬盜

之狼狽奔走漕舍一空每與客言無不抵掌慶快也

外臺 謝靈運晉書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

臺軒輕 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軒如毛傳輕擊也鄭箋戎車

能令人軒按輕亦不能令人輕居後不 誰何或爲呵漢舊儀宿衛

公項傳師古注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 增主名太倉

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 狼狽足短狼前二足長後二

陳情表臣之進退實爲狼狽抵掌 戰國策見說趙王大說注抵

側擊也

某歸宿田里惟公存照如一也辭去彌年望燕寢於一水之間而

區區竿牘小禮又不足以抒下情第有馳心念德之意忽枉教音

發函拜賦愧汗洗然具審初暑台候萬福某卜以秋涼一詣府舍

第恐公已著鞭矣此下九帖皆

燕寢蘇州詩兵衛森一水間古詩盈盈一水洗然正韻

禮切與灑同史記范雎傳是日觀范雎之見者著鞭晉書劉琨傳琨

少負志氣有縱橫才與祖述為友遂被用與

異時丞相府奉周旋風流醞藉但知公為公子也南渡之後數聞

進擢奉使典州入持從橐遂以功名聞於天下如吳門公視之如

雞肋耳何足以汗牛刀也

增丞相按宋史王珪傳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

封岐國公今據前帖越國家溫藉藉漢書薛廣德傳為人溫雅有

藉有所薦藉也又匡張孔馬傳贊其增奉使典州漢書張敞傳

溫藉可也師古注道其寬博重厚也

奉使典州又朱博傳漢家至德溥大字內萬里立持橐在見卷

增雞肋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速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為備所殺

拒守臣松之注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

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

之以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也牛刀割雞

某自除籍為民日與漁樵爭席而一時公卿猶以故侯見遇故不

敢輒詣城府屬者資殿坐中鄭大資蒙公敦尚一日之雅不容避

席雖盛德有光而衰老殆踖踏不遑矣更蒙燕勞送將之厚尤非

所敢望者愧謝莫知所言也

漁樵爭席蘇內翰王安石贈太傅制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

於麋故侯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城府後漢書隱

居峴山之南屬者漢書李尋傳屬一日之雅奏書謝王鳳曰永

未嘗入城府者頗有變改

斗筭之介師古注言非宿素之交

傳聞姑蘇館宏麗雄深為三吳之冠如西樓齊雲之屬又復告成

矣吳門兵火更二十年閱十數守凋殘如故至今始復舊觀萬口

句讀四

十

稱頌非區區之私也

姑蘇館西去國三十五里春夏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

伐吳今平江姑蘇館即城為臺極壯麗以待使客之經過

吳園經漢高祖得天下分會稽為吳郡與吳西樓齊雲

天於西樓命宴齊雲樓晚望皆有篇什西樓舊觀

蓋今之觀風樓也齊雲樓蓋今之飛雲閣也舊觀

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

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按觀古皆讚去聲朱子詩結屋幸容追

許續遺編名未

二三親客自吳門還適見大宮室落成又得與遊人縱觀其上奇

間壯觀恍然如遊華胥化人之國於夢寐之間也中秋對月使君

領客必在姑蘇臺西樓之王想見一時冠蓋之盛千載同風當與

龍山峴首共為不朽矣

落成注見卷縱觀皇書高帝高祖嘗成陽縱觀秦奇聞

壯觀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華胥然讚曰朕之過淫矣於

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待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

齋心服形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

西台州之北其國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

霆不亂其聽山谷不躓其步履而行而己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天

下大治幾若化人

華胥氏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

及人間之有王實以金銀絡以珠玉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

非人間之有王實以金銀絡以珠玉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

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居清都紫微大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

蓋冠士襄陽者舊傳襄陽郡峴山南宜州刺史里漢宣帝時有

日冠龍山桓溫九月九日十家冠山蓋掩映荆州刺史里漢宣帝時有

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與胡梅密帖峴首樂山水每風景必

等日自置酒言詠終日不與胡梅密帖峴首樂山水每風景必

者多矣皆淫滅無聞使此山悲傷賢達歎息願謂從事中郎鄒湛

傳名卒襄陽碑又杜預峴山建碑立廟望公碑者莫不流涕杜預

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蹟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

詩峴首晨風送江陵谷乎孟襄陽不朽左傳襄二立峴山之上曰

何謂也穆叔曰豹聞之夜不廢此之謂不朽有言曰死而不朽

比聞姑蘇臺西樓歸然下臨城中與吾公兩爭雄矣論以齊雲書

像追復舊觀欲令衰容廁諸公閒聞命愧慄某以罪戾擯棄不蓄

幘十五年豈應強聒貽續貂之誚理宜旬免又承飭所遣騎不令

幘十五年豈應強聒貽續貂之誚理宜旬免又承飭所遣騎不令

幘十五年豈應強聒貽續貂之誚理宜旬免又承飭所遣騎不令

幘十五年豈應強聒貽續貂之誚理宜旬免又承飭所遣騎不令

幘十五年豈應強聒貽續貂之誚理宜旬免又承飭所遣騎不令

幘十五年豈應強聒貽續貂之誚理宜旬免又承飭所遣騎不令

空回進退不知所裁也某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
記黜萊公爲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妄如某無狀公乃肯收之
耶

姑蘇臺志曰吳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而遠而特建范成大吳郡
上歸然見卷一與胡樞齊雲畫像

直學士蓋古飛雲閣也鴻慶本集載知平江府謝表一首又載龍圖閣
直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一首

增愧慄增愧慄尹愧慄詩難爲惜不替噴

泣雜泣雜續貂可勝紀至於不書州河參軍徙衡州司馬命下卒
坐時人謂之諺曰禁公不書州河參軍徙衡州司馬命下卒

某宦游半天下如姑蘇二館北園一亭承平時亦未嘗見高薨巨
棟咄嗟而辦規模宏大可支十世吳門經亂十六七年閱十二政

哀準無子復以其忠死許歸葬河南府贈中書令萊國公又
其家祭無子復以其忠死許歸葬河南府贈中書令萊國公又

書樞密使蔡齊言於上曰竊準忠義錢惟演素忌準又附丁謂準
勇聞於天下豈可以爲姦黨所誣哉上命刊去之

比公領州而官寺府庫公堂客館始復舊觀而壯麗又過昔所有
者浙西諸郡守將所更何啻數十百人而殘敗如故然後知功名

之士千萬人不一遇也

宦游漢書司馬相如傳長半天下東坡謫呂惠卿制黨高薨巨
棟咄嗟而辦規模宏大可支十世吳門經亂十六七年閱十二政

嗟而辦嗟而辦

豆粥豆粥不投之耳東坡豆粥詩云至難煮豫作熟未客來但作白
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者凡一百七十餘間經藏一廬舍彌官

寺寺及民室帝紀初元二年地震壞城郭官壯麗

風俗之壞士大夫視官府如傳舍遇吏民如塗人坐席未暖已屈
指計去矣自公臨州屬有三年之淹功烈偉然間見層出若有鬼

神雖一時忌前好勝者亦斂衽歎息以爲不可及他日進拜廟堂

扶顛持危垂名竹帛為中興第一非公其誰

傳舍漢書蓋寬饒傳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老泉衡論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

出天子憚席煖突墨子無暖席無黔閒見層出銘昌黎貞曜先生墓志

增若有鬼神昌黎喜亭記若之有**增**忌前舊唐書賈曾傳契

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李**增**好勝家語彊梁者不得其

商隱詩謝眺真堪憶多不忌前朝書張良傳楚必斂衽**增**竹帛後

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斂衽漢書張良傳楚必斂衽**增**竹帛後

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楊修答臨淄侯騰銘功林鐘書名竹帛孔

平仲雜說蔡倫未造紙但願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效其尺

以帛為紙所謂竹帛也

比詣大府連夕蒙館置燕勞甚竈而名蹟偉然一洗耳目之陋駭

歎而已辭去兩月不敢以卒牘常禮致於下執事即日秋暑恭惟

台候勝常公名聲籍甚中外一詞非吳門一藩所能留也日仁徵

拜

增大府少陵暮秋將歸秦雷別湖南執

友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

名聲籍甚廷公卿間名聲籍甚

漢書陸賈傳賈游漢

館置昌黎詩館置使

讀書日有求歸

不望榮戟載彌寒暑雖在僻陋而公起居狀固自聞之高情大度

不以書問數疏相求於末度荐勤教寵存省陳人可謂欣榮即日

履茲涼秋台候萬福某夏秋被病已止復復字舊作纏繞一恐當

時比方小閒而眠食猶未復扶僮上狀

榮戟師古注有衣之戰也後漢書輿服志公以下至二千石騎

吏四人于石以下至三百石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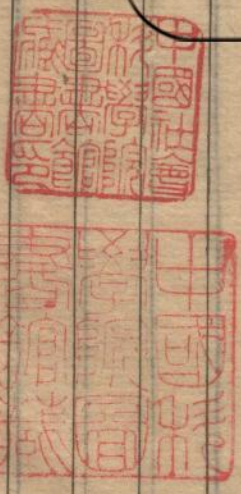
長二人皆帶劍特榮戟為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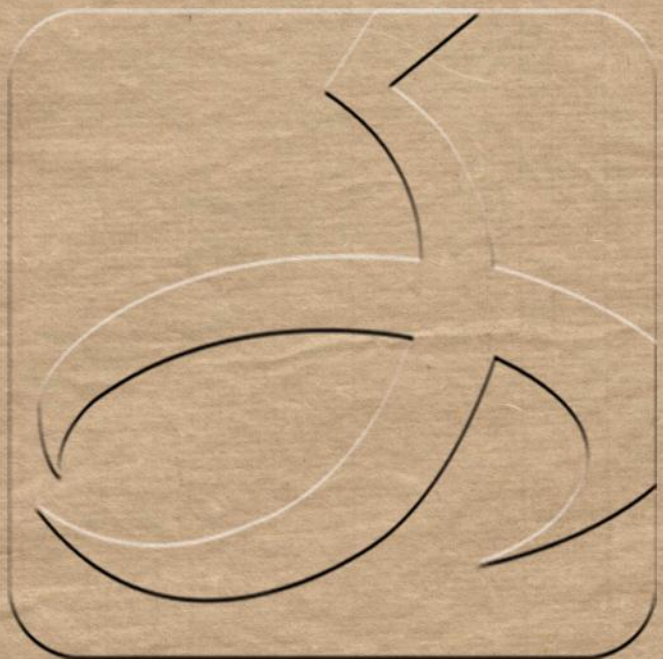
與楊樞被病相樂府古豔歌妻子被病一行不能纏繞李琮書情

密帖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顧六里便纏繞人**增**眠食陸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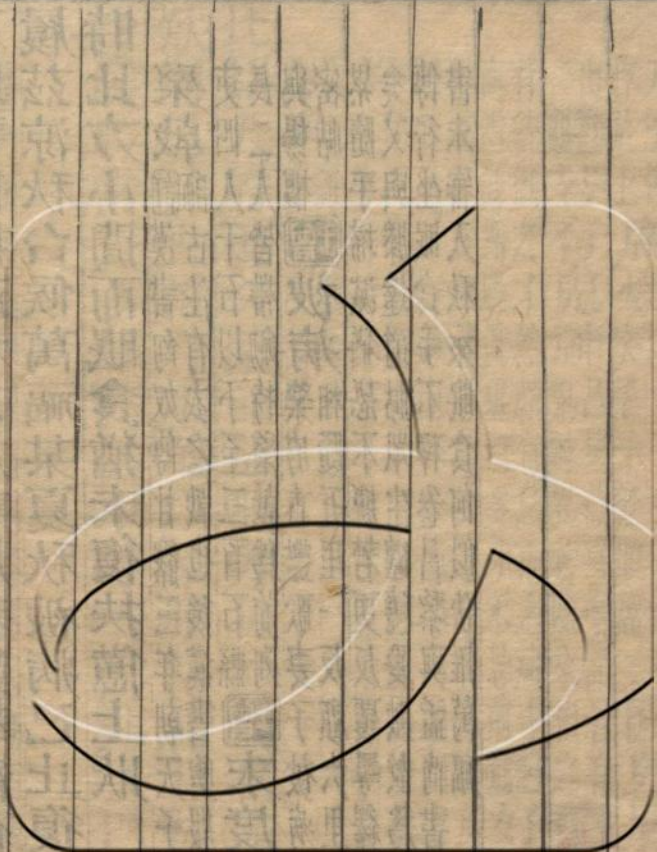
矣又與膝達道帖眾生纏繞愛賊故為飢火所燒

傳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昌黎與孟尚書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四



70030541

